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釋

牧守部 六百九十一

智畧

夫鈞深致遠表微達變之謂智臨事制宜經物成務之謂畧蓋君子之所以熙民志而贊邦治何莫繇斯道也若乃膺長人之寄總連城之政兵農之衆條教所出禮俗之化風軌攸繫由漢而下良吏接武乃有

材謀兼蘊幾神獨炤設計策以屏寇盜推恩信而懷
戎旅撫御夷落而威惠式孚招輯萌庶而流徙來復
興利以竭地力備患以謹天戒式遏邊圉而保障增
固居守京邑而輦轂以清斯皆負兼濟之用得馭衆
之術真王國之傑俊者哉

漢龔遂宣帝時爲渤海郡太守渤海左右郡歲饑盜
賊並起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
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鈎田器者皆爲良民
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
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畧相隨聞遂教令卽時
解散棄兵弩而持鈎鉏盜賊於是悉平

孫寶爲諫議大夫成帝鴻嘉中廣漢群盜起選爲益
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太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
子軟弱不任職寶至部親入山谷諭告群盜非本造
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渠大遣歸田里自劾矯制擅

盜歸故
云矯制

後漢王閔更始遣爲琅琊太守郡人張步聚衆據本
郡閔爲檄曉諭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
與步戰不勝步掘地寢廣甲兵日盛閔懼兵衆散乃
請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閔怒曰步有何

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閔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拒文公張步字閔攻賊耳何謂甚耶步默然良久

離席跪謝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閔關掌郡事

關通也

實融為張掖屬國都尉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羗虜甚

得其懽心河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

太守庫鈞庫姓即倉月旨後也今差中張掖都尉史

苞苞字叔文茂陵人酒泉都尉竺曾燉煌都尉辛彤並州郡

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

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羗胡中不同心

戮力則不能自守權均力齊難以相率當推一人為

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計定而各謙讓成以

融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郡將軍

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冲並孤立無黨

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為

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

為燉煌太守庫鈞為金城太守後隗囂兵寇安定光

武將自西征之先戒竇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

退乃止融至姑臧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

上書曰隗囂聞車駕將西臣融東下士眾騷動計且

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車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入引公孫述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執排進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仇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矜帝深美之

鮑永爲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項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里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因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光武嘉其畧封爲闕內侯

魏梁習爲太祖西曹屬漢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時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疆以爲義從又

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于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鮮卑大人言延常爲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畧于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勅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耶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咸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旣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昔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太喜以昔前後有策畧封爲

裴潛爲太祖倉曹屬時代郡大亂以潛爲代郡太守
烏凡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
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
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
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
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
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
後所畧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諸郡中大吏與單于爲
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

杜畿代王邑爲河東太守而高幹舉并州及河東人
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遣
夏侯惇討之未至荀彧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
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惡欲爲善豈無
主必懼而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
隣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
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
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
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邸津

渡

邸音豆

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

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畿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割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蒞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議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承事領功曹將較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賞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賞調發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諭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祿吏可分遣休息緩急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畧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皆赦之使復其居業

牽招爲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鈿不斷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凡五百餘家租調使備牽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

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諸郡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仇怨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七有餘萬家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内外夷虜大心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于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

儼爲扶風太守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儼平難將軍展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旣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旣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旣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勞

懇切皆慷慨曰生死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旣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召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王觀字偉臺爲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勅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

孫禮爲滎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

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平泰

胡質爲東征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

吳殷扎爲零陵大守言於文帝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分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疆羸之數使疆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固于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維之衆勢必分

歷犄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陷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痛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帝弗能用

諸葛恪爲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山賊未平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旣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於是山

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善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越陽長胡佐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佐縛送府恪以佐違教斬以徇以狀表上民間佐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餘人分給諸將大帝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

晉杜預爲荊州刺史咸寧三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重災潁州襄城自春以來畧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預上疏曰臣竊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境壅此卽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預爲思慮者也臣愚謂旣以水爲困當特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堯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且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

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于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咸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今無牛犢今旣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二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卽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坡場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

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塢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坡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繇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

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旣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潦分溢大爲災害臣以爲與其失當寧瀉之不畜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塢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

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腹
陵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
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食
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塌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
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預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
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
體漢氏居人數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
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
切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

陶侃爲江夏太守鷹揚將軍陳敏遣其弟恢來寇武
昌侃與諸軍合力距恢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
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
所向必破

宋申恬爲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恬上表曰伏
惟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越臣歿
咎之餘遭蒙踰忝寵私罔已復兼今授豈其愚迷所
能上答臣近至止卽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
應置戍扞其中四處急須修立瓮口故城又是要所
宜移太原委以邊事緣山諸邏並得除省防衛綏懷
利便非一呂綽誠効益著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

附悅急有迴異二三求宜且房紹之莅郡經年君民粗狎改以帶臣有舊事遠牽太原於民爲苦而瓮口之計復成又牙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患不開廣若得依先處分公私乞緝帝從之

顏竣爲丹陽尹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

南齊王玄邈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兄弟同時爲方伯高帝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盡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帝聞之曰玄邈果不

負吾

夏侯詳爲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遙光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吏蕭穎胄並未至中兵叅軍劉山陽先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僞呼紹議事卽於城門斬之州府乃安

柳慶遠字文和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祀城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可三日斯亦何慮命築上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

梁張齊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巴西郡居益州之半

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饋遺齊綠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其能濟辦多此數也後魏于粟磾明元時爲豫州刺史帝南幸盟津謂粟磾曰河可橋乎粟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治坂六軍旣濟帝深歎美之

南安王禎孝文初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召新蔡襄城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叅射限命不中禎卽責而斬之蠻魁等伏強畏威相視股

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四十人皆着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風有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不蠻等卽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

荀頹爲司空孝文大駕行幸三州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頹率禁兵收掩畢獲內外晏然駕還飲至文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持疑不卽收捕處分失所則事成不測矣今京畿不擾宗社獲安者實卿之

功也

于烈孝文末爲散騎嘗侍時齊將陳顥達寇馬園帝親征之以烈爲留守及彭城王勰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以孝文凶問烈處分行留神色無變後遷車騎大將軍太尉咸陽王禧友謀反武興王楊集始馳于北邙以告時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直衛無幾倉卒之際莫知計之所出乃勅烈子忠馳視虛實烈時留守已處處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聞之甚以慰悅

李彥宣武時爲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瀆皆溢彥相水陸形勢隨便疏通得無淹潰之害朝廷嘉之頻詔勞勉

北齊潘樂爲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爲東雍地界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遂如故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民齋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

獲自是令境畏服

祖珽爲徐州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開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者不測所以或聞人走空城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楯率兵馬乃親臨戰賊先聞其言謂爲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從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

李愬爲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絕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愬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懸瓠從比湯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里所經之處卽立郵亭蠻酋大服

後周崔猷西魏大統中爲浙州刺史侯景據河南歸欵行臺王思政赴之太祖與思政書曰崔猷智畧明瞻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頓兵襄城後於潁川爲行臺并致書于猷猷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者也潁川旣叱諫官出者數四時中外屬望大寮三數人廷辨其事僕射竇易直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愕然惟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

獄且曰王師文未獲卽獄未具請出豆盧者與申錫同付外廷勘當人情翕然推重初議申錫抵死顧物論不可又將殺于嶺表帝終悟外廷之言乃有開州之命初申錫旣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于外廳素服以俟命妻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對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爲所羅網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數行下申錫至自居內庭及爲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取納不顧風俗不暇更方遠古且與貞觀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廉爲已任四方問遺悉無受者旣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收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爲之歎息丁未詔曰朕以菲德奉茲丕構雖處恭修已不敢暇逸而誠意格物未能弘敷遂使姦兇懷非覲之端藩同日生曰言貌有貴相在陳世已據南海平陳後文帝因而撫之卽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謁不敢爲非

李詢爲司衛上士武帝建德三年幸雲陽宮委以番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敢

丹府元覽 智畧 卷之六十一
入帝聞而善之

隋梁睿周末爲益州總管威振西州夷獠歸附惟南
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時高祖總百揆睿上疏曰竊
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嘗典寧州漢
氏犍犸之地近代以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
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
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
置南寧州刺史徐文盛破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
阻未遑遠畧士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
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獻
不過數十疋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卽與
戎州接界如聞彼民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
相禪贊聖朝寧濟區宇繼後光前方垂萬代闢土服
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捺旣
訖卽請畧定南寧自瀘戎巴東軍糧須給過此卽于
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
管州縣計彼熟變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則以肅蠻
夷一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事意如別
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俱所諳練今并送往書
未答又請日竊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王

者所務南寧州漢世牂牁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民
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
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通漢
世開此本爲討越之計伐復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
量決謂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
安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自屠之策也
唐敬暉爲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
修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棄收
獲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繇是吏人感悅
王方翼爲夏州都督屬牛役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
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王翊爲河中少尹節度留後有悍將凌正者橫猾擾
軍政因約夜鼓譟斬關以逐翊有告翊者乃縮夜漏
數刻以差其期賊驚而遁遂戮其首亂者
康日知爲趙州刺史會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其
子惟岳謀有父位令兵馬使王武俊統衆擊日知日
知遣使謂武俊曰惟岳孱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
衆一未可以歲月下之且惟岳恃田悅爲援前歲悅
之丁男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猶不能陷况此城乎
復給爲手詔招武俊武俊信之遂倒兵入鎮州殺惟

岳

李承建中初爲襄陽節度時李希烈雖歸蔡州留守將較等於襄州守當所掠得財帛什器等繇是使使襄漢往來不絕承亦使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王蚡姚愔等及會謀殺希烈以衆歸朝多承首建謀也累賜密詔褒美之

劉忬爲涿州刺史居數年未洺將兵討田承嗣奏署忬領留府寬緩得衆心時李寶臣爲田承嗣間說與之通謀承嗣又以滄州與寶臣乃以兵劫朱洺于瓦橋洺晚身走乘勝欲襲取幽州忬設方畧鎮撫寶臣不敢進以功加御史中丞自是洺每將兵皆以忬爲守

韋臯爲鳳翔判官權知隴州營田留後德宗幸奉天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張鎰以府城叛歸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於楚琳先是朱泚自范陽入朝以甲士隨因爲鳳翔節度故隴州有盧龍之卒五百人而牛雲光爲之將雲光素事泚泚旣以兵圍奉天雲光因稱疾請臯爲帥將謀亂擒臯以赴泚臯將翟曄知之白臯雲光知事洩遂率其兵以奔泚及汧陽遇泚之家僮蘇玉將使于臯所蘇玉因請雲光曰太尉旣

爲天子矣今使我持詔以韋臯爲御史中丞君可領兵士疾返韋臯若承命卽吾人矣如不受彼圖之無不濟矣乃反旗疾趨隴州臯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命乃問雲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來者何雲光曰前未知公心故前去今公旣受新天子命則復來願與公合力立功同生死耳臯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器甲使城中人無所疑衆乃可入雲光以書生視臯且以爲信然乃併戈甲臯卽受之乃納其衆明日臯伏兵宴雲光蘇玉并陳牛酒犒其卒卽就坐殺其卒斬雲光蘇玉首以殉

劉習齋爲陳州刺史貞元十六年韓全義討蔡州敗於澗水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陳州義不敢納請舍城外已而從千騎入全義營持牛酒勞軍全義不自意驚喜歎服

郝士美爲鄂州觀察使貞元末安黃節度使伊慎來朝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會宥母卒于京師宥貪其士不發喪士美命從事託他故過其境宥果迎之告以凶問先備宥監卽日遣之

呂元膺爲東郡留守畿汝防禦使時朝廷方討淮西

鄆賊李師道遣將率兇徒數十人伏雒陽邸潛結嵩山群盜欲焚劫雒陽屠衣冠以撓朝廷計指日將發會有告者元膺發留守兵捕之賊黨白晝持滿斬關而去雒人震恐河南府門往往晝閉留守兵殘弱不可倚而元膺坐皇城自若以故居人稍安後數日得賊于嵩山斬之

柳公綽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贓吏獄具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漢趙在禮爲晉昌節度使在郡有飛蝗爲害在禮使北戶張幡幟鳴鼙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六百九十一

招輯

小雅鴻雁之作美其能勞來安集使離散者寧其居
鰥寡者得其所也若乃總列城之任膺共此之寄或
仍歲凶荒民居流徙或師旅之後瘡痍未復或寇盜
群萃侵擾封部或夷狄狙獷密邇亭障乃能懷輯化

誘循撫愛養俾襁負者相屬而至安堵者無改其舊
推以恩信究矣為之華音敦以仁惠殊俗因而款附
下興樂國之詠上有長城之賴斯固道德齊禮之餘
風招攜懷遠之美政也

漢王成宣帝時為膠東相流民自占八萬餘

占謂隱
度名數

而來附
業也

帝下詔褒之爵關內侯

事具牧守
褒寵門

龔遂為渤海太守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遂
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
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鈞鉏田器者皆
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
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畧相隨及聞遂
教令皆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鈞鉏盜賊於是悉
平

王尊為益州刺史居部二歲懷來獫狁夷歸附服
其威信

後漢郭伋光武時為漁陽太守在職五歲戶口增倍
後潁川盜賊群起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
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與京師并蒙福
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闔當一士耳深宜
慎之假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

人皆束手詣彼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彼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絕

夏恭爲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
應奉汝南人爲郡決曹吏和帝時大將軍梁冀舉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之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

虞詡安帝時爲武都太守先是羌寇武都詡掩擊破之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塩米豐賤十倍于前一云詡始到穀石千塩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八十塩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汝郁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
霍諝爲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爲羌胡所敬服

張喬順帝時爲交阯太守先是日南象林徼外蠻夷攻燒城寺殺長吏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

祝良爲九真太守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繇是嶺外復平李固爲梁商從事中郎永和申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盜寇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信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

种暲爲益州刺史暲素慷慨好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敢印夔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暲至乃復舉種向化

傅燮爲漢陽太守善卹人叛羗懷其恩化並來降附趙溫爲蜀郡太守桓帝之世板楯數反溫以恩信降服之

劉虞爲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又青徐士庶被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

魏何夔仕漢爲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

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不兵
迫之惡彼恐夷滅必弁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
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
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使成
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
劉繇仕漢興平中爲揚州牧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
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民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
憂劇甚得名稱

劉表漢末爲荊州牧荊州人情好擾加以四方駭震
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治其姦猾
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
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饑皆得資全

張既漢末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
鍾繇漢末督關中百事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
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克之數年間民戶稍實
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

蘇則漢末爲武都太守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
之使爲軍導魯破則綏安下弊諸氏通河西道徙爲
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
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羗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

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繇是歸附者自多

杜襲爲太祖丞相長史隨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

夏侯尚爲荊州牧時荊州荒殘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余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

劉馥爲太祖司徒掾會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表馥爲揚州刺史馥旣受命單車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南而歸者以萬數

梁茂爲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郭淮爲雍州刺史安定羌大帥辟蹠又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正始元

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
羗迷當等案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府中遷左
將軍

呂虔爲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窟袁
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
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示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
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强者補戰士泰山
由是遂有精兵完各州郡

蜀王嗣爲西安圍督汶山太守綏集羗胡咸悉歸服
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安
靜

張嶷爲越雋太守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
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然遣叔父離將逢衆相
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
宣暢意旨離旣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
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繇是輒不爲患
吳步騭爲交州刺史時益州大姓雍闓年殺蜀所署
太守正昂與士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
恩撫納繇是見知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
虞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

鍾離牧爲海南太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
歷十餘年以侯晉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
遣使慰譬登時首服自改爲良民

晉魯芝宣帝初爲天水太守郡隣於蜀數被侵掠戶
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舊境悉復
又爲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遷大鴻臚

華軼爲江州刺史甚有成惠州之豪士接以有道得
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

劉弘爲荊州刺史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
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
敘用

褚斐爲丹陽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斐收集散亡
甚有惠政

曹攄爲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
月克服

王彪之爲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民歸者
三萬餘口

桓宣鎮襄陽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
千餘人以歸

周處爲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羗歸附雍士美之

宋張茂度爲始興相郡經賊寇解宇焚燒民物凋散百不存一茂度創立城寺弔死撫傷收集離散民戶漸復在郡一周徵爲太尉參軍

劉道產爲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多元嘉六年道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又爲襄陽太守善於臨民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並皆順服悉出緣沔爲居百姓樂業民戶豐贍繇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

臧熹爲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不存一熹綏緝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

陸徽文帝時爲長沙內史母憂去職時張尋趙廣爲亂于益州兵寇之餘政荒民擾元嘉二十三年乃遣徽爲持節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隱卹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悅至今稱之王僧虔爲湘州刺史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

王景文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起兵以焦度爲先鋒及事敗逃官亭湖中爲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景文誘降度等度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爲已鎮

南叅軍尋領中直兵厚待之

張穆爲交阯太守治有異績會刺史死交土大亂穆之威懷循拊境內以寧文帝嘉之

范述曾爲永嘉太守所部橫陽縣山谷險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賈流通居民安業

梁蕭敷初仕齊爲隨郡內史招懷遠近黎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之及也

楊公則初自高祖舉義師於雍州以公則爲湘州刺史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歛頃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保已廉慎爲吏民所悅

安成康王秀爲郢州刺史時司州叛蠻日魯生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高祖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爲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有去就意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

王茂爲江州刺史時九江新羅軍寇民思反業茂務

農省役百姓安之

夏侯亶為豫州南豫二州刺史壽春久罹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克復張讚為湘州刺史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益十萬餘州境大安

江革為都官尚書出監吳郡于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及省遊軍尉民下愈恐革乃廣施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

嚴歷監義陽武寧郡郡界皆蠻左前郡守嘗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群蠻悅服遂絕寇盜

王褒為安城郡守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

陳沈君理為吳郡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軍國足用咸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修理器械民下悅附深以幹理見稱

後魏于栗磾明元帝時為豫州刺史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為邊裔城闕蕭條野無煙火栗磾刊闢榛荒勞

來安集德刑既設甚得百姓之心果能保其國者
韋閻大武時爲武都太守屬告城鎮將郝溫及蓋吳
反關中擾亂閻盡心撫納所部

李祥大武時以南土未賓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
州以祥爲軍司畧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
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
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萬餘家

司馬淮字臣之晉汝南王亮之後爲廣甯太守悅近
來遠清儉有稱大武嘉之賜布六百疋

李佐爲輔國將軍行荊州事在州威信大行邊民悅
附前後歸之者二萬許家尋爲正刺史

秦明王翰曾孫禎孝文初爲南豫州刺史淮南人相
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

坊

韋欣爲彭城內史廣陵侯元衍爲徐州刺史又請爲
長史帶彭城內史撫綏內外甚得民和

裴宣爲益州刺史善於綏撫甚得羗戎之心後晉壽
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爲南秦州先是有餘平曷會揚
孟孫擁戶數萬自立爲王通引梁寇數爲邊患宣乃
遣使招喻曉以逆順孟孫感恩卽遣子詣闕武興曷

姜謨等千餘人上書乞延更限宣武嘉焉
高綽為豫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百姓愛之流
民歸附者三千餘戶

崔鑒為奮武將軍徐州刺史鑒欲安悅新附民有年
者表求以守令詔從之

呂羅漢為秦益二州刺史秦益嶮遠南連仇池西接
赤水諸羌恃嶮數為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
戎懷德士庶帖然

伊利為兗州刺史善撫導在州數年邊民歸之伍千
餘戶

武昌簡王平原為齊州刺史善于懷撫邊民歸附者
千有餘家

臨淮王昌弟孚為冀州刺史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
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
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

城願致死效力

京兆王子推為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將性沈雅善
于緩接秦雍之人皆服

安豐王孟子延明為都督徐州刺史頓經師旅人物
彫殘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

尉諾爲幽州刺史時改邑遼西燕土亂久民戶彫散諾在州前後數十年還業者萬餘家裴慶孫爲郿郡太守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集之咸來歸業

李仲璇爲弘農太守先是官牛二姓阻險爲害仲璇示以威惠並卽歸伏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擒之卽署其千爲西曹掾命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

劉藻莊帝永安中爲南郡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嶮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異之徒並無名朝廷患之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言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

劉桃符爲豫州刺史善撫蠻左爲吏民所懷裴他爲荊州刺史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歎他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等聞他夙德相率歸附於是合境清晏寇賊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李洪之爲秦益二州刺史赤葩渴即羗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間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羗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于常

史寧爲東義州刺史州旣隣接疆場百姓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業

崔孝暉爲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民皆賣鬻兒女夏樵大熟孝暉教民多收之郡內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民大至

司馬衷字遵府西魏大統六年爲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褒之鄉舊乃命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人北齊尉長命爲幽州刺史居北陞土荒民散長命雖多聚斂然以恩撫民多得安集

堯雄爲瀛州刺史時禁網踈濶官司相與聚斂惟雄義然後取復能接下以恩甚爲吏民所懷附盧潛文帝天保中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爲陳兵所敗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楊

州刺史勅潜與琳為南討經畧琳部曲義故多在楊州與陳寇鄰接潜輯諸内外甚得邊俗之和源文宗孝昭皇建中為涇州刺史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為鄰人所欽服前攻破鈔掠多被放遺獨孤永業為洛州在河南善于招撫歸降者萬計選其為瓜牙

元景安後主天統中為豫州刺史景安之在邊州鄰他境綏和邊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内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末招慰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戶

後周長孫儉從太祖平侯莫陳悅為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為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舉州歸附即以儉為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

王雅為汾州刺史勵精為治人庶悅而附之自遠至者七百餘家

元偉為成州刺史政尚清靜百姓悅附流民復業者三千餘家

楊雄為平州刺史時寇亂之後戶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並安輯

元定爲政州刺史威信兼濟甚得豪羗之情生羗據險不賓者至是並出山谷從征賦焉及代還羗豪等咸戀慕之

劉璠爲同和郡守璠善於撫慰莅職未期生羗降附者五百餘家

辛昂爲渠州通州刺史昂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梁昕爲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者相繼而至

賀蘭祥爲荊州刺史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期月頗有政惠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民襁負而至者日有十數遠近蠻夷莫不欵附祥隨機撫納咸得歡心

閻慶爲河州刺史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

尉遲運爲隴州刺史地帶沂渭民俗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

泉仲遵爲南洛州刺史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

附朝廷因其所據而授之仍隸東都青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青和遂結安康會帥黃仲寶等舉兵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于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群蠻率服

韋世康爲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

趙芬爲能州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加開府儀同

三司

隋王長述初任後周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者三萬餘戶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

令狐熙開皇初爲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口在職數年風化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高祖以嶺南夷越數爲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

衛玄仁壽初爲衛尉少卿會山獠作亂出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旣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

劉權大業中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逢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而群賊感悅一時降附煬帝聞而嘉之

慕容三藏大業末爲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襁負而至吏民訶頌之丘和爲交阯太守撫諸豪傑甚得蠻夷之心

唐韋仁壽隋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壽嵩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朝廷每遣使安撫類皆受賄邊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雋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爲牧

宰法令肅清人懷歡心

劉政會武德初以衛尉少卿留守太原內輯軍士外和戎狄遠近莫不悅服

趙王元景武德中爲安州大都督其舊安陸都民隋未流宕他所者皆歸之

陳君賓貞觀元年累轉鄧州刺史郡邑喪亂以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期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

党仁弘貞觀初授南寧州都督夜郎之表聲教久絕仁弘下車招撫遠近安輯

李素立貞觀中累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渤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立爲瀚海都護又有彌泥熟別部猶爲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牽牛以饋素立素立惟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爲建立廨舍開置屯田

崔知溫高宗時爲蘭州刺史會有黨項三萬餘帳來寇州城城內勝兵旣少衆大懼不知所爲知溫使開城門延賊賊恐有伏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來救大破黨項之衆餘首領乞降欲盡坑之以絕後

患知溫力語其下曰古之善戰誅無譙類禍及後世且山谷崢嶸草木幽蔚萬一變生悔之何及善才然其計又欲分降者五百人以與知溫知溫曰向論安危之策乃公事也豈圖私利哉固辭不受黨項餘衆繇是悉皆降附

馮元嘗則天時授眉州刺史劍南先時火光賊夜掠居人晝潛山谷元嘗至喻以恩信許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賊徒捨噐仗面縛自陳者相繼又轉廣州都督便道之任不許詣都尋屬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剽陷州縣勅元嘗討之率士卒濟南海先馳檄示以威恩喻以禍福嗣仙徒黨多相率歸降因縱兵誅其魁首慰居人而旋

裴懷古則天時始安賊歐陽倩擁徒數萬剽陷州縣授懷古桂州都督仍克招慰討擊使纔及嶺飛書招誘示以禍福賊徒迎降自陳爲吏人侵逼乃舉兵爾懷古知其誠懇乃輕騎以赴之左右曰夷獠難親未可信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于神明況於人也因造其營以慰喻之群賊喜悅歸其所掠財貨納于公府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盡皆款附嶺外悉定

薛登本名謙光中宗時檢校常州刺史屬宣州狂寇

鍾大臣作亂百姓奔走謙光嚴備安輯合境肅然在官未期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

宋慶禮開元中累遷貝州刺史仍爲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帶奚契丹則天時都督趙文翹政理乖方兩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後移于幽州東二百里漁陽城安置開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歸附玄宗欲復營府於舊城侍中宋璟固爭以爲不可獨慶禮盛陳其利乃詔慶禮及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騎衛將軍邵宏等克使更於柳城築營州城興役三旬而畢俄拜慶禮御史中丞兼檢校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幽州及漁陽淄青等招輯商胡爲立店肆數年問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鮮于叔明代宗永泰大曆間爲東州節度使兵荒之後彫殘頗甚叔明理之近二十年招撫其毗庶夷落皆獲安集

張延賓大曆二年拜河南尹克諸路營田副使河維久當兵衝間井丘墟延賓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導河渠修築官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美之

崔灌大曆中爲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爲

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戶數萬
韓滉德宗建中初繼為蘇州潤州刺史安輯百姓均
其租稅未及踰年境內稱理

張建封興元初為豪壽廬等三州觀察使大修緝城
池悉心綏撫遠近悅附

袁滋正元中出為華州刺史中丞潼關防禦鎮國軍
使以寬易清簡為政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
居曰義合里專以慈惠為本人甚愛之

曲環正元中為陳許觀察使時陳許州以李希烈擾
亂遭剽煩甚人多逃竄他邑以避禍環勤身恭儉賦
役均平政令寬簡不三二歲襁負而歸者相屬訓農

理戎兵食皆豐羨

殷伯為滄景節度觀察等使時滄州百戰之餘僅無
人煙伯至之日以仁惠為理襁負而歸者衆焉

姜暮為秦州刺史至州撫以恩信盜賊悉來歸首士
庶安之

馬植文宗開成中為安南都護上言當管羈縻州首
領或處巢穴自固為南蠻所誘久不招喻事有可虞
臣自到鎮約以信誠曉之逆順令諸首領懇發忠言
願納賦稅其武陸管伏請改為武陸州從之

梁韓建初仕唐爲華州刺史河潼經大寇之後戶口
流散建披荆棘闢汙萊勸課農事樹植蔬果出入閭
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克實

趙克裕唐末領亳鄭二州刺史時關東藩鎮方爲蔡
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妙有農戰之備復
善于綏懷民賴而獲安者衆太祖表爲河南節度使
成汭爲荊州節度使是時荊州經巨盜之後居民纔
一十七家汭撫緝凋殘勵精爲理通商務農勤於惠
養比及末年僅及萬戶時韓建披荆棘以緝華州亦
善於綏撫故其時號北韓南郭郭卽汭舊冒之姓也

張歸厚權知洛州是郡嘗兩爲晉人所陷并邑蕭條
歸厚撫之數月之內民庶翕然太祖自鎮定還觀其
緝理之政人嘉賞之

高季興爲荆南兵馬留後荆州自唐乾符之後兵火
互集并邑不完季興招輯離散流民歸復太祖嘉之
乃授節鉞

謝瞳爲宣義軍留後在滑州十三年部內增戶約五
萬益兵數千人

後唐李嗣昭爲潞州節度使被圍歷年城中士民饑
死大半塵里蕭條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

丹元集 招輯 卷之六十九
間軍城完集三面隣於敵境寇鈔縱橫設法枝梧邊鄙不聳

李存賢爲慈州刺史慈與晉絳接境存賢招懷控撫頗得隣和

漢王周初仕晉爲荊州節度使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千餘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

周劉禧廣順初爲單州刺史自之任招復逃戶二千四百六十七

翟光鄴廣順中爲青州防禦使時郡民喪亡十之六七而招懷撫喻視之如傷故期月之間流亡再集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九

二十五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上訂正東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參閱言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六百九十三

武功

自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而守尉皆領兵至晉武平
吳去州郡武備其後盜賊四起以至大亂山濤之論
精矣若乃百城提封之廣比屋士民之富或因歲凶
荒嘯聚不逞合鳥鳥之衆弄潢池之兵竊法干紀敢

册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七十九

行稱亂至於邊城候望之所羗戎走集之地或伺間而入寇或屬國之內叛烈火燎原當惡圖于撲滅農夫去草非可使其滋蔓盖有乘其便宜不暇中覆率厲士衆摧鋒致討震耀國威攘除民患固已名載勲籍事藏策府其或鄰敵接畛申嚴警備拒戰而克勝交侵而大獲者其績亦茂矣詩云干城傳云保障皆是之謂歟

漢朱買臣武帝時召待詔會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令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帝拜買臣會稽太守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田廣明爲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男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

陳立爲牂牁太守立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韋令

皆益

州縣蠻夷畏之及至牂牁諭告夜郎王興不從命立

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

召興與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
 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
 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以釋解鉤町王禹漏卧俵
 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
 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
 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為壘
 立使騎兵絕其饗道從反間以誘其眾都尉萬年曰
 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
 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
 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

夷徵詣京師

趙護為河東都尉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六
 十餘人攻官寺募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黨與寢廣
 犯歷四縣眾且萬人拜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
 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賊黨相捕斬而
 來者赦其本罪旬
 月平遷為執金吾賜黃金百斤

嚴訢為汝南太守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
 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郡國十
 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
 節督趣逐捕訢捕斬令等遷為大司農

後漢耿況為上谷太守更始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

寇上谷況與子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建武初漁陽

太守彭寵反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縣名屬涿郡驍騎將

軍劉喜屯陽鄉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以拒寵寵遣弟純

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為兩道以擊遵

喜胡騎經軍都縣名屬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舒襲破其眾斬匈奴

兩王寵乃退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

鈿期為虎牙大將軍建武初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

黃縣名繁陽在今相州內黃在西北又魏郡大姓數反復而更始將

卓京一作京謀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為魏郡太守行

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

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

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

鮑永為諫議大夫建武初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

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

千人

寇恂建武初為河內太守坐擊考上書者免是時潁

川人嚴終趙敦聚眾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

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奸將軍侯進俱擊之數

月斬期首郡中悉平

陳俊為瑯邪太守建武八年張步既降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監欲招其故眾乘船入海俊追擊斬之

王霸為上谷太守建武九年領屯兵捕虜無拘郡界拘限也明年霸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

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為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

塞斬首數百級十三年將弛刑徒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

祭彤為遼東太守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嘗為士卒鋒數破走之建武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

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悉皆棄兵裸身散走

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闖塞明帝永平元年彤使鮮卑擊赤山烏桓

大破之斬其渠帥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

廉范永平中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

聽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

手持一端使敵人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

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斬于寢蓐中也

首百級虜自相麟藉死者千餘人麟藉也藉相陷藉也繇此不

敢復向雲中

耿夔為遼東太守和帝元興初貊人寇郡界夔追擊

斬其渠帥

王堂拜巴郡太守安帝永初中回羗寇郡堂馳兵赴

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

法雄為青州刺史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寇海濱

雄與御史中丞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

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眾會赦詔到賊

猶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議

皆以為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

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

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

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

歸畧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

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

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文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

清靜

楊璇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共會賊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王衡爲吳郡太守順帝永和三年郡丞牟珍反攻郡府衡破斬之

張綱爲御史漢安元年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梁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旣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乃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楊交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

不料疆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無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旣陷不義復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紂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解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遇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

魏朗爲九真都尉先是九真賊起朗到官獎勵吏兵討破群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朗杜尚爲右校令延熹中長沙零陵賊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又豫章艾縣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遂反謁者督州郡討之不能尅乃擢尚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出兵二年群寇悉定後遷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

李顥巴郡人爲太尉掾延熹五年益州郡諸夷反叛
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尅朝議以
爲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棄之顥建策
討伐乃拜顥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
平之還得雍陟顥卒後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爲太
守討定之

陳奉爲桂陽太守延熹六年桂陽盜賊李研等寇郡
界奉與戰大破降之

陸康爲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夷結十餘
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
等餘黨悉降

張堪爲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
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

黃琬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
威聲大震

翟酺爲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從燉煌來鈔郡界酺
赴擊斬首九百擊羌衆幾盡威名大震

皇甫規爲泰山太守初規以詩易教授時泰山賊叔
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事時徵
規拜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虜悉平

臧旻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旻率丹陽太守陳寅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夏育爲北地太守會鮮卑入寇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爲護烏桓校尉

耿臨爲玄英太守靈帝建寧二年高句麗王宮死子伯固立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

朱儁爲交阯太守先是儁爲蘭陵令光和元年合浦交阯烏滸蠻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沒郡縣人交阯部群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海南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卽拜儁刺史令過本郡募簡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旣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四年儁討交阯合浦烏滸蠻破之後爲太僕賊帥恒山人張燕寇河內逼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

王允中平元年爲侍御史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

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除其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

何苗為河南尹中平四年滎陽賊數千人群起故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苗出擊之苗攻下群賊平定而還

初續為廬江太守揚州黃巾賊攻舒州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已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

安風安風縣屬廬江郡賊戴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

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

劉虞為幽州牧前中山相張純叛入烏桓與烏桓峭王等攻破清和平原虞到州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計善路又設賞購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函首詣虞北州乃定

李章爲瑯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

囚太守處興

處姓也

而據營陵城章聞卽發兵千人馳

往擊之掾史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
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
討賊而死吾不憾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
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
還興歸郡以狀上聞悉以所得班勞吏士

陶謙爲陽武都尉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
擊黃巾破走之

應邵爲泰山太守黃巾賊三十萬衆入郡界邵糾率
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
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

魏董昭漢末爲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
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輒
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

滿寵漢末爲許令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
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爲
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
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
萬兵三千人令就田業

陳登爲廣陵太守吳孫權圍之登令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旣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

鄭渾爲左馮翊時梁興等畧吏民五十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脇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歛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擊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郡助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脇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畧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繇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

梁習爲并州刺史烏丸王魯昔叛還并州習令從事張景募鮮卑逐昔昔爲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

恐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畧封爲關內侯

何夔爲長廣守牟平賊從錢衆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脇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畧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

蘇則爲金城太守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羗胡圍越越卽請服太祖崩西平趨演叛稱護羗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羗校尉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

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畧羗胡以從進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渡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羗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脇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旣獲益重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旣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

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

賈逵爲豫州刺史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

張旣爲涼州刺史酒泉蘇衡反與羗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旣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

徐邈爲撫軍軍師明帝時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羗較尉至值諸葛亮出祈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叅軍及金墉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

牽招爲雁門大守鮮卑大人軻比能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

胡質爲荊州刺史景初元年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質擊之退走

母丘儉爲幽州刺史齊王正始七年二月儉討高句驪五月討濊貊皆破之

王基爲荊州刺史嘉平三年正月攻吳破之降者數千人

鄧艾爲兖州刺史母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賊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

蜀霍弋爲護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素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懷邑落郡界寧靜

李嚴爲犍爲太守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郫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支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雋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

吳朱然字義封大帝分丹陽爲臨川郡以然爲太守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

鍾離牧爲南海太守高涼賊率仍弩等破掠百姓殘

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

周魴爲丹陽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
攻沒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致討遂
生擒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

蔣欽爲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全秦狼等爲亂欽將
兵討擊遂擒全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涇拘
昭陽爲奉邑

陳表爲翼正都尉嘉和中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
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叅勢表在官三年廣開
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
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討遽以破賊遂降陸
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

黃蓋爲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以蓋
領太守時郡兵纔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
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
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繇誕
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
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

朱治爲吳郡都尉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
拒之於繇拳臣欽若等曰繇拳地名在吳郡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

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

呂岱爲交州刺史時交阯太守士燮卒大帝以燮子
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
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
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徽
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
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八蠻
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徽聞岱
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
皆斬送其首

晉王濬爲益州刺史時張弘殺前刺史濬至設方畧
悉誅弘等以勲封關內侯

嵇喜初爲江夏太守吳將孫遵李承帥衆寇江夏喜
擊破之又爲徐州刺史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
害建鄴令遂圍揚州喜討平之

吳彥代陶璜爲交州刺史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
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
丁紹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
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捕
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

羅尚領益州刺史時李特寇成都尚據大城自守李
沉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
堡請命於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
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
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尅期日內外擊之破之
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日米穀
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
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
赴會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
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
衆掩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
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得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
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
首雒陽

華譚爲廬江內史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
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
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

鄧嶽爲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軍溫嶠遣嶽與
督護王愨期鄱陽太守紀陸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
郡郭默之殺劉裔也大司馬陶侃使嶽平西陽之衆

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鍾雅爲宣城內史錢鳳作逆雅率衆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爲鳳起兵攻雅雅退據陞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

袁真爲廬江太守攻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垣遷其百姓而還

王廙爲廬江鄱陽二郡豫計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

任權爲蜀郡太守斬符堅益州刺史李平遂平益州辛景爲臨海太守時孫恩叛亂寇臨海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

劉牢之爲淮陰太守妖賊劉黎僭尊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

桓冲爲江州刺史桓溫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疑等徙于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都護趙毗掠武昌府軍將妻子北反冲遣將討獲之遽還所鎮

朱序爲江夏相哀帝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桓

溫表序爲征討都護征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禽之事訖還兗州

周楚從父撫入蜀爲鷹揚將軍獫爲太守父卒楚監梁益二州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平之集冠軍將軍海西公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並聚衆爲寇僞稱李勢子當以聖道三百年號鳳皇文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攻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瓊討平之

杜瑗爲交阯太守孝武太元五年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據交州反六年七月瑗斬遜交州平

碎間渾爲平原太守太元十七年齊國內史蔣謁殺樂安太守碎間濬據青州反渾討平之

諸葛長民爲宣城内史于時桓歆聚衆向歷陽長民擊走之

魏詠之爲豫州刺史桓歆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劉謙之爲始興相安帝義熙末東海人徐道期流寓廣州無事行爲僞舊所陵侮因刺史謝欣死合率郡不逞之徒作亂攻沒州城殺士庶素恨者百餘傾府

庫招集亡命出攻始興謙之破走之齊平廣州誅其黨與仍行州事卽以爲振威將軍廣州刺史合率陳劉敬宣爲江州刺史時桓玄兄子亮自號江州刺史寇豫章亮又遣苻寵寇廬陵敬宣並討平之宋孟龍符晉末爲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歆桓石康破斬之

劉懷慎晉末爲徐州刺史亡命王靈秀爲寇討平之褚談爲會稽太守富陽人孫法光反寇山陰談遣山陰令陸邵討敗之

徐循爲寧州刺史晉寧太守爨松子反叛循討平之劉道隆爲徐州刺史司州刺史劉季之反叛道隆討斬之

薛繼孝爲義州刺史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舉兵反繼孝討斬之

劉道產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人黃公生任肅之張石之等並譙縱餘燼與姻親侯攬羅奧等招引白水氏規欲爲亂道產誅公生等二十一家有其餘黨申怙爲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榛屢被寇掠怙到密知賊來仍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擒殄

沈叔任爲梓潼太守戍涪城東軍旣反二郡強宗侯

勵羅與聚衆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悉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莫不爲用出擊大破之逆黨皆平

諸叔度爲廣州刺史時桓玄族人關山聚謀掩廣州事覺叔度悉平之

蕭思話爲青州刺史有亡命司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黨於東莞發于縣謀爲寇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任之討斬之餘黨悉平

趙伯符爲竟陵太守時竟陵蠻屢爲寇伯符征討悉破之繇是有將帥之稱

王玄謨爲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馬黑石推立夏侯方進爲主改姓李名弘以惑衆玄謨討斬之

崔誼武帝末初末爲振威將軍東萊太守景平初亡命司馬靈期司馬順之千餘人圍東萊誼擊之斬靈期等

杜瑗爲交阯太守時勝遜之爲交州刺史遜之在州十餘年與林邑累相攻伐遜之將北還林邑王范胡達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郡遂圍州城遜之去已遠瑗與第三子玄之悉力固守多設權策累戰大破之追討於九真日南達走還林邑乃以瑗爲龍驤將軍

交州刺史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
沈文季爲吳興太守沈登之作亂於吳興文季討斬
之

劉真道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文帝元嘉十八年氏賊
難當便寇漢中真道率軍討破之

擅和之爲交州刺史元嘉二十四年十月豫章胡誕
反殺太守桓陵和之南還至豫章因討平之

南齊柳世隆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宋昇明元年冬
沈攸之反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州坐
胡牀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旣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

攻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斃還都卿旣相與奉
國想得此意世隆使人荅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
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
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道顧謂人
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尅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
皆被劫孝武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
口舟艦沿流而東則坐守空城不可制也雖留攻城
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孝武
遣軍主桓敬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
冀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人郢城通援軍

消息內外並喜郢城旣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羗胡伎沂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不息攸之大怒召謂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尅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此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心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二人叛遣並去不反莫敢發覺咸有異計軍旅大散攸之度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道追之攸之已死世隆後爲湘州刺史永明中湘州蠻陳雙李搭寇掠郡縣刺史呂安國討之不克世隆到州督衆征討乃平之

王詡爲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縝爲奴所殺詡率郡兵討平之
蕭惠休爲徐州刺史明帝武建二年魏軍攻鍾離惠休破之

蕭意爲徐州刺史武建二年魏軍圍漢中意拒退之

楊公則為扶風太守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

陳顯達為益州刺史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討平之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六百九十四

武功第一

梁曹景宗初為蕭赤斧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時齊建元初蠻寇群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韋叡為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眾來寇叡率州兵擊走之

鄧元起初仕齊爲弘農太守時西陽馬榮率緣江寇
抄商旅斷絕刺史蕭遙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後爲
武寧太守東昏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焉
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窺襲
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
計餘黨悉皆散走乃戍三關

劉季連初仕齊爲益州刺史永平二年巴西人雍道
晞率群賊萬餘逼巴西去郡數里道晞稱鎮西將軍
號建義巴西太守魯休烈與涪令李膺嬰城自守季
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率衆五千救之奉伯至與郡
兵破擒道晞斬之涪市

裴邃爲江州太守天監五年魏將呂頗率衆五萬奄
來攻郡邃率麾下拒破之加右軍將軍

桓和爲青冀二州刺史天監五年伐魏和前軍尅胸
山城

蔡樽爲吳興太守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妖道
聚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因轉屠旁縣踰山寇吳
興所過皆殘破衆有二萬掩襲郡城東道不習兵革
民怯擾奔散並請樽避之樽堅守不動募勇敢固郡
承伯盡銳攻樽樽命衆出拒衆於門應手摧破臨陣

斬承伯餘黨悉平加信武將軍

李昶爲交州刺史天監五年十一月昶斬交州反者
阮宗孝傳首京師曲赦交州

成景雋爲徐州刺史普通五年八月景雋尅魏潼城
九月又尅睢陵城

夏侯夔爲司州刺史大通元年正月夔進軍二關所
至皆克捷

徐願爲臨賀內史湘衡之界五十餘洞不賓勅令衡
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願爲都督悉平殄粲啓武帝
稱願誠幹降詔褒賞仍加超武將軍征討廣衡二州

山賊

安成王秀爲荊州刺史先是巴陵馬營之蠻爲緣江
寇害後軍馬高江產以郢州軍伐之不尅江產死蠻
遂盛秀遣防閣文熾率衆討之燔其林木絕其蹊徑
蠻失其嶮期歲而江路清於是州境盜賊遂絕
張齊爲巴西太守郡人搖景和聚合蠻蛋鈔斷江路
攻破金城齊討景和於平昌破之

陸襄爲鄱陽內史先是郡民鮮于琛服食修道法嘗
入山採藥拾得五色幡旒又于地得古璽竊怪之琛
先與妻別室望琛所處嘗有異氣益以爲神大同元

年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令率民吏修城隍爲備禦及賊至連戰破之生獲琛餘衆逃散

蘭欽爲北梁州刺史大同元年十一月攻漢中尅之後爲衡州刺史兼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擒之

新喻侯映爲廣州刺史大同十年廣州人盧子畧反映討平之

楊慆爲交州刺史梁大同元年正月尅交趾嘉寧城賊李賓竄入獠洞交州平

陳慶之爲北兖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齊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強傳其首

裴之高爲梁郡太守時魏汝陰來附勅之高應接仍假節颺勇將軍潁州刺史士民夜乃踰城而入之高率家僮與麾下奮擊賊乃散走

杜懷寶爲梁州刺史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氏

王楊紹反懷寶擊破之

王僉爲建安太守山首方善謝旆聚徒依險屢爲民害僉潛設方畧率衆平之有詔褒美頒示州郡

陳周敷仕梁爲寧州刺史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萬餘人襲敷徑至城下敷與戰大破之追奔五十餘里曇朗單馬獲免盡收其軍實曇朗走巴山郡收合餘黨敷因與周廸黃法氈等進兵圍曇朗屠之

周文昭仕梁爲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陽太守封西陽縣伯景遣子思穆據守齊安文昭率驍勇襲破思穆擒斬之以功授持節高州刺史

周廸爲江州刺史武帝永定二年熊曇朗殺都督周文育舉兵反文帝天嘉元年廸平南中斬曇朗傳首京師

後魏元延爲并州刺史道武始平二年并州守將封貞率其種族與徒河爲逆將攻延延討平之

趙德爲趙郡太守神瑞二年司馬順之入恒山流言惑衆稱受天帝命年二十五應爲人君遂聚黨於封龍山德執送京師斬之

許宗之爲定州刺史乞佛成龍爲并州刺史文成大

安二年丁零數千家亡匿井陘山聚爲寇賊詔宗之成龍等討平之

武昌王平原爲齊州刺史李文延興元年妖賊司馬小聚衆反於平陵平原討擒之

尉維侯爲秦益二州刺史太和元年秦州路畧陽民王元壽聚衆五千餘家自號爲衝天王維侯討破元壽獲其妻子送京師

李肅爲幽州刺史太和二十三年州民王惠定聚衆反自稱明法皇帝肅捕斬之

苟頽爲司空孝文行幸三州頽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頽率禁旅收掩畢獲內外晏然

桓道進爲荊州刺史宣武景和元年攻南齊下荦茂拔之降者三千餘戶

田益宗爲東豫州刺史景明元年破齊將吳子群鄧元起于長風

楊大眼爲東荊州刺史正始元年大破群蠻樊季安等

薛真度爲揚州刺史正始二年大破梁將王超宗俘斬三千

司馬靈壽爲陳郡太守宋師侵境詔靈壽招引義士

得二千餘人平公安頡破虎牢滑臺雒陽三城徙五百餘家入河內又從討蠕蠕西征涼州所在著功
薛懷吉延昌中爲梁州刺史南秦氐攻逼武興懷吉遣長史崔纂司馬韋弼別駕范珣擊平之進號右將軍

桓叔興爲南荊州刺史延昌三年大破梁軍于九山斬其虎旅將軍蔡令孫冠軍將軍席世興貞義將軍藍次孫

魏子建爲東益州刺史孝文貞光五年招降南秦氐民復六郡十二州又斬賊王韓祖香南秦賊王張良命畏逼乃造降於蕭寶寅孝昌元年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鮮梁下辯姜齊等攻仇池郡城子建遣將成遷擊破之斬下辯齊等首

安樂王鑒爲青州刺史孝昌元年齊州清河民崔畜殺太守董遵廣川民傅堆執太守劉莽反鑒討平之呂羅漢爲秦益二州刺史涇州民張羗郎扇惑隴東聚衆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率步騎一千擊羗郎擒之

武昌悼王鑒爲徐州刺史梁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內附鑒遣淮南太守吳秦生率千餘赴之梁淮陰援

軍已來斷路秦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尅角城
李元護爲齊州刺史入朝以州民聊世明圖爲不軌
元護馳還歷城至卽擒殄誅戮所加微爲濫酷
彭城王勰子劭爲青州刺史齊州民劉均房頃等扇
動三齊梁遣彭城郡王辯等擄擾邊陲劭頻有防拒
之効

陸希賢爲膠州刺史梁武帝遣將率數萬從郁州浮
海據島來侵州界希賢討破之

鄭輯之爲黎陽太守屬元顥入雒令其舅范遵鎮守
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度規欲掩襲輯之
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州
駕

翟元珍爲平陽太守頻破胡賊郡內以安

楊椿初爲梁州刺史以母老解還後武都氏楊會反
假椿節冠軍都督西征諸軍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
牟祉討破之

房亮爲平原太守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
原界在河北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利榮亮
卽斬其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
攻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沈破之

路思令爲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于遣其清河太守李虎據高唐城以招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

潘永基爲南徐州刺史梁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寇永基出討破之

奚康生爲南青州刺史梁武帝自郁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破之擒濟賞帛千疋

宋翻爲兗州刺史梁將先據荆山規將虜竊屬壽春淪陷遂乘勢徑趣項城翻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州境帖然

張普惠爲東豫州刺史梁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等脇白沙鹿城二戍梁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田僧達等竊陷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州新塘梁軍近在州西數十里普惠前後命將拒戰並破之

李賢爲原州刺史茹茹圍逼州城剽掠居民驅擁畜牧賢欲戰大都督王德猶豫未決賢固請德乃從之賢勒兵將出賊密知之乃引軍退賢因率騎士追擊斬二百餘級捕虜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二萬頭財物不可勝計所掠之人還得安堵

李孝怡爲魏郡太守時湘州刺史中山王熙據鄴起兵孝怡陰結募城民與熙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之等率衆擒熙賞爵昌樂伯

裴果爲龍州刺史州人張遁李祐驅率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畧以拒之賊便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之間州境清晏叔孫建爲相州刺史饑胡劉虎等聚黨反叛公孫表等爲虎所敗建督表等以討虎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泚水而死水爲不流虜其十餘萬口

蔡雋爲濟州刺史前青州刺史梁侯反攻掠青齊濟州雋討平之又胡遷等據兗州作逆雋與齊州刺史尉景討平之

北齊堯奮爲南汾州刺史胡夷畏憚之西魏行臺薛崇禮舉衆攻奮與戰大破之崇禮兄弟乞降送於相府轉奮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潁州刺史

堯雄在魏爲豫州刺史梁將李洪芝王當伯襲破平鄉城侵擾州境雄設伏要擊生擒洪芝當伯等俘獲甚衆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率衆逼州城雄出與戰所向披靡身被二創壯氣益厲慶之敗棄輜重走

高季式在魏爲濟州刺史天平中山東舊賊劉盤施

史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齊兗青徐四州患之
歷攻不能討季式至皆破滅之尋有濮陽民杜靈椿
等攻剽野聚衆將萬人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
平路文徒黨緒顯等立營柵爲亂季式討平之又有
群賊破南河郡季式遣兵臨之應時斬戮自茲以後
遠近清晏

王峻爲營州刺史茹茹主菴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
度其必來預爲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頓軍城西峻乃
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間豆拔提等數十人
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

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
其行路室韋果至大破之虜其會帥而還因厚加恩
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
任城王湝爲青州刺史後主武平中州人崔蔚波等
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
後周寇雋爲梁州刺史時梁遣其將曹琰之鎮魏興
繼日版築琰之屢擾疆場邊民患之雋遣長史杜林
道率兵攻克其城并擒琰之琰之卽梁大將景宗之
季弟也於是梁人憚焉

郭彥爲澧州刺史時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

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卽引兵掩襲顯外兵參軍鄒紹旣爲彥所獲因請爲鄉導彥遂夜至城下令紹詐稱顯歸門者開門待之彥引兵而入遂有其城俘獲三千餘人晉公護嘉之

史寧在西魏爲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民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東義州刺史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逆擊破之斬其雒安郡守馮善道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遣獨孤信率兵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爲陳禍福城中吏民皆相率降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克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宇文神舉爲并州刺史所部東壽陽縣土人相聚爲盜率其五千人來襲州城神舉以兵討平之

韓褒爲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陁先是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乃不下屬縣民旣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

繇是益懈不爲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獲生口者並囚送京師褒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拔兵頗息

杜果爲修武都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修武果信洽於民部內遂無叛者尋而開府趙昶督諸軍進討果率郡兵與昶合勢遂破平之

梁臺爲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居民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從之遂破賊徒

和洪爲龍州刺史先是蠻人任公忻李國立等聚亂刺史獨孤善力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爲刺史月餘擒公忻國立皆斬首梟之餘黨悉平

楊文思爲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冀州事黨項羗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戎屬並破之

趙昶爲安夷郡守時屬軍機科發切悉氏情難之相率謀叛昶乃潛遣誘說離間其情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群氏不知所爲咸來見昶乃收其首逆者二十

餘人斬之餘衆遂定又爲武州刺史興州人段吒及
氏曾姜多復反攻沒郡縣和討斬之

賀若誼治熊州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
雒陽卽拜雒州刺史

陸騰爲江州刺史明帝初陵眉戎江資叩新遂入州
夷夏及合州民張喻兄弟並反衆數萬人攻破郡縣
騰率兵討之轉潼州刺史後爲龍州刺史州民李廣
嗣李武等據懸巖險以爲堡壁招集不逞之徒攻劫
郡縣歷政不能治騰密令多造飛梯身率麾下夜往
掩襲未明四面俱上遂破之執廣嗣於鼓下其黨有
任公忻者更聚徒衆圍逼州城乃語騰曰但免廣嗣
及武卽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若不殺廣嗣等可
謂壞軍實而長寇讎等之不可者也公忻豎子乃敢
要人卽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賊徒沮氣於是出兵
奮擊盡獲之

隋趙賢通初仕後周爲硤州刺史蠻首向天王聚衆
作亂以兵攻信陵穉歸賢通勒所部五百人出其不
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
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百餘步蠻首鄭南鄉叛引
陳將吳明徹欲掩安屬議者皆勸賢通益修守禦賢

通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同武令乘虛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子妻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賢通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覃間王足子吳郎等三人斬首一百六十級以功封開府儀同三司遷荊州總管長史

元景山爲建州刺史時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之以汾州入陳也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遁景山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三合皆克毅等退保甌山鎮其城邑消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總管桐栢山蠻相聚爲亂景山復擊平之及高祖受禪拜景山亳州總管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內屬爲陳將任蠻奴所攻破其數柵景山發譙潁兵援之蠻奴引軍而退徵爲候正

劉弘彭城人初仕後周爲郡太守尉遲廻之亂遣其將席毗寇掠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

元亨爲雒州刺史尉遲廻之亂潁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廻旬月之間衆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亨亨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

千人爲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康邢流水皆破之

豆盧通爲北徐州刺史尉遲廻之亂遣其所署台州刺史烏丸尼率衆來攻通逆討破之賜帛八百段進位大將軍

蘇沙羅爲資州刺史舟龍羗作亂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

韋冲簡較枯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方慧並聚衆爲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擊破之

張須陁爲齊郡丞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境須陁躡之及於岱山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薄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渡河須陁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薄復北連豆子甌賊孫宣邪石祗闡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帥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旣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明年賊帥裴長才石子河等

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兵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敢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復獲輜重二千兩又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躡狗山須陁列入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回縛來降其黨解散王良鄭大彪李眈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

南道十二郡黠陟討捕大使

楊善會爲清河郡丞賊帥張金稱以輕兵掠寇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不意武賁郎將王辨軍亦至金稱釋寇氏來援因與辨戰辨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辨軍復進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惟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憾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爲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勝遂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

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煬帝賜以尚方甲殖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高士達傳首江都官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襲安斬之陳孝意爲雁門郡丞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縣百姓怊怊將懷叛逆前郡丞楊仁雁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爲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尅捷慕容三藏爲疊州總管黨項羌時有反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

楊義臣爲簡較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衆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

王世克爲江都郡丞領江都官監及吳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克克募江都萬餘人頻擊破之每有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繇此人爭爲用功最

居多齊郡賊帥孟讓自長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克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勝後因其解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乃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克有將帥才畧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

郭絢爲涿郡通守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尅獲時諸郡無復完者惟涿郡獨全

唐蕭瑀初仕隋爲河池郡守旣至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縱橫瑀前募勇敢之士設奇而擊之在陣斬賊帥而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繇是人竭其力續以薛舉遣衆數萬侵掠郡境瑀要之自後諸賊莫敢進郡中復安

丘和隋末交阯太守會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弑鴻臚卿竄長貞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蕭銑馬益以蒼梧高梁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各遣人召之和初未知隋亡皆不就林邑之西諸國並遣遺和明珠文犀金寶之物富埒王者銑利之遣將張真率百越之衆渡海侵和和遣高士廉率交愛首領擊之張真退走境內獲全郡中樹碑頌德

于德秀武德中為慶州刺史梁師都來侵德秀擊却之

楊則為靈州長史梁師都遣兵侵靈州則擊走之任環為穀州刺史王世克遣其將郭士衡步騎數千來侵環逆擊大破之俘斬且盡

張善為伊州總管武德二年王世克遣其將王世隆寇伊州善擊走之

丁伯德為西濟州刺史王世克遣其將來侵伯德擊破之

許紹為硤州刺史蕭銑遣其將楊道生來侵紹擊破之

郭仁勗為同州留守胡賊掠同州之白水縣坊仁勗討平之

開緒為朔州刺史劉武周遣其將牛讓來侵開緒擊走之

獨孤開遠為遼州刺史劉黑闥擾亂山東所在多陷沒開遠率厲百姓保其州境屢將兵斷賊糧道賊竟不敢侵逼

公孫武達貞觀初為肅州刺史歲餘突厥數千騎輜重萬餘人侵肅州欲戰虜稍却惡攻之遂大潰狩之

於張掖河又命軍士於上流以棧渡兵擊其餘衆賊半濟兩岸夾攻之斬溺畧盡降璽書慰勉之拜右監門將軍又突厥犯西偏武達與甘州刺史成仁重擊大破之俘其男女千餘口雜畜數千計

李道彥貞觀中爲岷州都督吐谷渾來寇道彥擊走之執其名王二人俘斬七百餘級

崔義玄以高宗未徽中爲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貞作亂寇東陽義玄發兵拒之百姓訛言碩貞有神靈犯其兵馬無不滅門士衆恟懼司功叅軍崔玄籍曰起兵仗順猶懼無成此乃妖誑豈得能久義玄

乃遣玄籍爲先鋒自率官吏繼進至下進戍擒其間謀數十人夜有流星墜賊營詰朝進擊之左右以楯蔽箭義玄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遽令去之於是士卒齊力賊衆大潰斬首數千級餘衆悉許其歸進至睦州界歸者萬計房仁裕之軍與義玄相會遂獲碩貞等斬之餘黨悉平

劉鱗爲南海太守以玄宗天寶三載破海賊吳令光未嘉郡平

顏杲卿爲恒山太守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東都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賈深等殺賊將李欽奏執賊將何

千年高邈送京師

顏真卿天寶末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兄弟恒山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殺欽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旣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詔加真卿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薛景仙以肅宗至德初爲扶風太守安祿山逆賊曳落河兵數萬人來寇景仙與將軍康景龍率百姓斬其渠帥十餘人餘皆奔走

武齊莊爲交城太守破賊安定遠等五千餘衆盡獲其軍資器械

韋倫爲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會襄州裨將康楚元張嘉延擁衆爲叛兇黨萬餘人自稱東楚義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嘉延又南襲破江陵漢沔饋運阻絕朝廷肝食倫乃調兵駐鎮州界楚元兇黨有來降者必厚加賞數日後楚元衆頗怠倫進軍擊之生擒楚元以獻餘衆悉走收租庸錢物僅二百萬貫並免失墜荆襄二州平

高晃爲汝州刺史破逆賊史思明賊衆三千生擒賊帥八十人及馳馬器械不可勝數明年又破逆賊五

千衆生擒三千人

李抱玉爲澤州刺史史思明圖澤州抱玉夜出軍大破之

邢濟寶應初爲桂州刺史討西原賊帥吳功曹等平之

裴虬爲道州刺史代宗永泰五年湖南都團練使崔灌爲其兵馬使玠所殺玠據潭州出軍討玠

李勉爲江西觀察使賊帥陳莊連陷江西州縣偏將呂太一武日昇相繼背叛勉與諸道兵戰悉攻平之

王翊大曆中爲容州刺史初安祿山反詔徵嶺南募兵命南陽太守魯紹統之以遏南侵魯與賊戰敗于

葉縣嶺南山洞夷獠乘此相聚爲亂其首領梁崇南自號平南十道大都統及其黨帥覃問等因誘西原

賊張夏侯永攻陷城邑偷據容州前後陳仁琇李抗侯金儀耿慎惑元結長孫全緒等容州刺史皆寓理

藤州或居梧州者及翊至藤州言於衆曰吾爲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財募將健許奏以高官

厚勳以是人各盡力未數日有斬賊帥歐陽珪馳往廣州見節度李勉求兵應援勉曰容州陷賊已久賊

勢且強必難圖也若速討祇自敗耳終無成功翊復

請曰大夫若不能命帥但謀告諸州揚言三千兵援助冀藉爲勢耳勉然之翊乃手札告諭義州刺史陳仁瓏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盟約討賊翊復募三千餘人同力耕戰至六年三月遂尅復容州故城賊猶壓境戰日數合節度使牒止翊用兵翊慮惑將士匿其牒奮起士卒大破賊數萬衆擒其大首領梁崇牽賊遁數百里外盡復容州故境翊發表以聞奏置順州以遏餘寇前後大小百餘戰生擒賊帥上獻者七十餘人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克招討處置使翊又令其將張利用李實等分討襲西原遂收復鬱林諸州部內漸安後因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貞嶺南復亂翊遣大將李實悉所官兵赴援廣州西原賊帥覃問復招集其黨白容管兵馬盡趨廣州可襲覃之於是悉衆奄至翊又力戰大破之生擒覃問代宗累遣中使慰問加翊金紫光祿大夫于邵爲益州刺史時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爲盜數千萬人來圍州城邵撫勵州兵與之拒戰凡旬有二日間遣使說諭示以善惡山盜邀邵出乃以儒服出城致之不疑因皆降之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邵遷梓州刺史

張萬福攝廬壽二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州界爲盜所劫萬福領輕兵入潁州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追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等萬福悉還其家不能自致者萬福給船乘以遣尋拜壽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爲節度使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憾許果以平盧行軍司馬將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果聞卽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又歷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各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果焉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果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以屬何人代宗笑謂曰且與吾了許果事方當大用卿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果懼移軍上元果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果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南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擄掠金帛婦女等皆護致其家軍還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嘗虛費衣糧無所事今乃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請用三

之一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禁錦十雙
郝士美以德宗建中年爲黔中觀察使時溪州賊帥
向子琪連結夷蠻控據山洞衆號七八千士美設奇
畧討平之詔書勞慰加檢校右嘗侍封高平郡公又
爲鄂岳觀察使討伊慎有功授安黃節度
韓滉爲潤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州滉擇其銳卒令裨
將李長榮王西驥與宣武軍節度使劉玄佐犄角討
襲解寧陵之圍復宋汴之路滉功爲多
李澄爲滑州刺史破李希烈逆衆於鄭州南境擒賊
黨四十七人戎器二千餘事

辛秘以憲宗元和中爲湖州刺史屬李錡阻命將收
支郡以大將守之遂分兵取五州刺史蘇嘗杭睦或
先以戰破或先被拘執賊黨以爲秘儒懦甚易之秘
密遣牙門將丘知二勒兵數百人候賊將動逆戰大
破之知二中流矢墜馬起而復戰斬其將焚其營一
州遂安賊平以功賜金紫繇是僉以秘杖任將帥
李憲爲絳州刺史澤州沁水縣妖賊李有經聚衆三
千餘人來寇翼城縣憲以州兵及神策鎮軍擊破之
擒有經以獻

李聽爲楚州刺史李師道反鄆人素易淮南之卒聽

潛訓練出其不意趨海州據險要破沭陽兵降朐山
戍懷仁東海兩城望風乞降山東平以功授夏州節
度

竇易直以穆宗長慶中爲潤州刺史部將王國清以
所部八百人爲亂易直自將牙兵拒之國清衆潰斬
於京口餘黨連親兵復爲亂皆誅之

裴誼以文宗太和中爲江南西道觀察使誼奏吉州
破赤石徐莊等洞賊戮殺擒獲共二百三十六人收
賊柵七所器械三千二百三十事水陸田四百頃牛
馬等四百七十餘頭

梁王敬蕘唐末爲潁州刺史州境荒饑大寇繼至黃
巢數十萬衆聚寨于州南敬蕘極力抗禦逾旬而退
俄又秦宗權之衆陵暴益甚合圍攻壁皆力屈而去
蔡賊復遣將刁君務以萬衆來逼敬蕘列陣當之身
先馳突殺敵甚多繇是竟全郡壘遠近歸附及淮人
不恭太祖屢以大軍南渡路繇州境敬蕘悉心供億
太祖深嘉之

張敬方開平中爲均州刺史時襄陽小將王永殺留
後王班間使附于蜀房州聞之亦叛敬方能完其郡
又移兵尅房陵

後唐袁建豐爲湘州刺史領相州軍事行營在外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建豐引兵討平之改隰州刺史

索自通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屬河中指揮使楊彥溫據河中作亂自通率師討平之

晉馬全節後唐清泰初爲全州防禦使會蜀軍攻其州城兵纔及千人兵馬都監陳隱懼託以他事出城領三百人順流而逃賊旣盛人情憂沮全節悉出其家財以給士復出奇拒戰以死繼之賊退朝廷嘉其

功

孫彥韜仕後唐爲濮州刺史清泰末群寇入郡郡人大擾彥韜率帳下百人一呼破之人皆感之

劉遂清爲易州刺史時王都與契丹連結將使遏其寇衝旣至郡大有禦侮之畧境內賴焉

周許遷爲隰州刺史以太祖廣順元年十二月朝見賜襲衣金帶銀鞍馬獎守城之功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四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劾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六百九十五

刺舉

屏盜

折獄

刺舉

夫方伯之任民物是司必在當官而行臨事而斷不畏權倖靡私親暱糾發瑕釁考案是非使吏不能為姦民不受其弊政事明舉風威振肅共治之害於斯

為要先民有言養禾者去其稂莠其斯之謂歟

漢蓋寬饒為司隸校尉刺舉不可迴避

魏相為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

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

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虧減也減除其狀令免去也不服極法奏

之抵罪又云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

後漢鄧壽為冀州刺史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

縱類不檢節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任

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

奏王罪及劾傳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

年冀土肅清

徐璆字孟本為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

陽太守因勢放濫賊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

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

遽徵忠為司隸校尉以威相臨璆到州舉奏忠賊餘

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

郡太守及屬縣有賊汗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

蘇章字孺文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

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

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

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
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第五種爲兗州刺史時中常侍單超兄子裔爲濟陰
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魏羽
素抗直乃召羽具告之曰聞公不畏疆禦今欲相委
以重事若之何對曰諾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到定
陶閉門收裔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
賊五六十萬種卽奏裔并以劾超

蔡衍爲冀州刺史中常侍貝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
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賊罪千
萬鼎中常侍騰之弟騰使大將軍梁冀爲書請之衍
不答鼎竟坐輪作左校

牟陟爲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

陳羽字子鱗爲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
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
侍璜之弟繇此威名大振

劉祐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太守梁旻太將軍冀之從
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

王龔爲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
徵拜尚書

趙戒爲荊州刺史時梁襄弟讓爲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後戒爲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爲令長貪濁者徵拜爲尚書令

种暠爲益州刺史永昌太守治鑄黃金爲文蚰以獻大將軍梁冀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

魏賈逵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州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舉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文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

後魏辛術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安州刺史時臨清太守貯貽斬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按奏殺之

武昌悼王鑒爲徐州刺史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淵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曰梁郡太守程靈虬惟酒是耽貪財爲事虐政殘民寇盜並起黷音悖響盈于道路郡境吁嗟僉焉怨酷梁

郡密邇偽畿醜聲易布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荒
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詔免靈虬郡守徵還京師
於是徐境肅然

薛虎子爲徐州刺史時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
攀咸以贓汙虎子案之於法

唐孔若思爲衡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
之不爲刺史致敬繇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
駕李道欽罪犯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

嗣曹王臯爲温州長史攝行州事州人李鈞及弟鏐
棄其親不養凡十餘年時鈞爲殿中侍御史鏐爲京
兆法曹臯奏鈞鏐不孝皆除名勿齒

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司農少卿李彤前
爲鄧州刺史坐贓錢百餘萬仍自刻石紀功號爲善
政碑公綽以事聞貶吉州司馬同正

屏盜

夫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
人者除其賊故古之爲邦者著誥盜之制垂去惡之
訓以惠保于小民也矧乃百城共治之攸重萬夫觀
政之所屬寬猛爲術慘舒云繫而能奮嫉惡之志竭
刺姦之勞勇畧速成威信兼達廣設科禁周深淵藪

行反間之計開自新之路懸告捕之賞恕既往之罪

傳檄敦諭殲厥兇渠厲兵掩擊滅其黨類或竄伏他

境或悔歸本業澄清所治震肅鄰部路有遺而莫顧

商次野而如室其或饑民放僻獷俗貪殘無假滋章

不煩血刃推心布惠令行禁止斯又堯舜之良吏也

漢王溫舒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

爪牙豪傑而性果敢一往而無所顧者以為吏也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

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言其捕盜賊得

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

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

趙廣漢為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原褚二姓也

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

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慄

龔遂為渤海太守先是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聞新

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

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

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渤海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

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比頻也涿人

特守部

六

畢野白等繇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

西高氏各以其所居

為號

白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

牾逆也

咸日寧

負二千石莫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

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

如此延年至遺祿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

延年新將

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亭也

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

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

此矣趙掾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

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

在前高氏者死

吏皆

股栗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究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

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

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

張敞為膠東相先是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既辭

之官又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

有功効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

一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

徵獄吏秩百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比之謂尤異也

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

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

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

民翕然國中遂平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

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以

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
 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寔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
 苦之宣帝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
 父老偷盜會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間里以為
 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
 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
 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
 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間閱出者汗赭輒收縛
 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
 法罰繇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枹擊鼓推也天子嘉之後
 殺賊捕掾絮舜亡命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
 敞功効使使者即家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
 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群輩不道賊連發不得
 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
 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言容止賊盜者囊橐
 之盛也物也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
 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榦中榦
 也重芬中重芬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為兩擾者也敞傳吏皆捕格斷頭言敞旨監
 護吏而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
 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

王尊成帝時為京兆尹先是南山郡盜備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傳剛為校尉將迹射士

千人逐捕迹射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

王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

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為諫議大夫守

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息

蕭育為大鴻臚以鄴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

辜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強也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

等

薛宣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

徙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

朱博為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博厚結

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平

後漢董宣為北海相坐殺人多濫左轉懷令後江夏

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

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

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

郭伋為漁陽太守漁陽既罹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

敗民多猾惡寇賊克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

賊銷散

魯恭爲樂安相時東州多盜賊群輩攻劫諸郡患之
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
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
安

馬稜爲濮陽太守坐事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
稜爲丹陽太守稜發兵掩擊皆禽滅之

第五種爲高密侯相永壽中徐兗二州盜賊群輩高
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糈勤厲吏士賊聞皆憚
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

度尚爲泰山都尉寇賊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
平

張霸爲會稽太守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
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
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樊曄爲天水太守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
日以付樊公

陽球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
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畧凶賊
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

魏臧洪漢末爲青州刺史洪在州二年群盜奔走

田豫爲南陽太守時郡人侯音反聚數千人在山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到郡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

晉周玘爲吳興太守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期月之間境內寧謐陶侃爲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前秦苻融爲司隸校尉及鎮關東所在賊盜止息路不拾遺

宋劉鍾爲高陽內史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前軍將軍道憐留鎮東府領屯兵治亭群盜數百夜襲鍾壘拒擊破之

南齊虞欣祖爲豫章王嶷中兵叅軍嶷爲荆湘二州刺史時義陽劫帥張群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界郡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禽未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群從下郢於路先叛結砦于

三谿依據深險嶷遣祖爲義陽太守時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坐斬首其黨數百人皆散四郡獲安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徇自此道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其所緝皆逃走境內以清

梁王珍國爲桂陽內史捕討盜賊境內肅清蕭景爲雍州刺史州內清肅緣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絕迹又爲郢州刺史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卽焚塢戍保境不復侵畧

臧厥字獻卿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皆襁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

謝覽爲吳興太守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一境清謐

檀和之爲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

陳王猛爲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迹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

徐儉爲潯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

後魏莫題道武時爲中山太守督司州之山東七郡事車駕征姚興次于晉陽而上黨群盜秦頗丁零翟都等聚衆於壺關詔題帥衆三千以討之上黨太守捕頗斬之都走林慮詔題搜窮討盡平之

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胡元嘉之薛裔爲河北太守郡帶山海路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強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裔至都之日卽收其姦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群盜懾氣郡中清肅

韓均爲冀州刺史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士廣民稀多有盜賊乃置鎮以靜之均在冀州劫盜止息夏侯道爲西平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爲政清嚴善禁盜賊

李安世爲相州刺史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標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道標軍遂爲遁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畧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

高祐爲西交州刺史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皆連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

廣陽王嘉子深孝明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止息

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搥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之外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致樓懸鼓自崇始也

崔休爲渤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剪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

崔延伯爲荊州刺史荊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結聚者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繇是壤土帖泰無敢爲患

辛纂爲滎陽太守民有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爲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欣然

李洪之爲河內太守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罕地險

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
斬賊者便加重賞勤勸務本盜賊止息鉏姦黨過爲
酷虐

北齊王峻爲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爲民害
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
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

蘇瓊爲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賊及瓊至民吏肅然
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
之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隄成公一姓阻而
居之群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渡東吳會稽不
歷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
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迹

後周泉企爲東雍州刺史蜀人張國雋聚黨剽劫州
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

李遷哲爲直州刺史鎮白帝黔陽蠻田烏度田都唐
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
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千有餘家
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水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
峽路自此寇盜頗息軍糧贍給

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知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日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按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繇是群盜屏息

宇文貴爲益州刺史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爲游軍令其督捕繇是頗息

隋元景山爲亳州總管先是州民王廻洛張季貞等聚結亡命每爲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廻洛季貞挺身奔江南擒其黨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爲大治

陰世師爲武賁郎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爲涿郡留守於時盜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往往尅捷及帝還大加賞勞

楊子崇爲離石太守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

河間王弘爲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爲良吏

麥鐵杖爲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迹

唐呂子臧仕隋爲南陽郡丞性剛直有幹用討擊群賊往往克勝諸郡多荒殘南陽殷實子臧之力也

楚王靈龜爲魏州刺史爲政嚴肅姦盜屏絕

左難當太宗貞觀初爲江州刺史時以江中盜賊劫掠爲商旅之弊詔以難當爲靜江大使自是江路肅清

李栖筠代宗時爲常州刺史時草賊帥張度因荒饉聚徒於陽羨西山且地接宣城逼之則烏散坡谷緩之則公行寇掠累歲爲四境之患莫能剪除栖筠旣至部設權畧不踰時而覆其巢穴度子六七人一朝伏辜繇是郡界無犬吠之虞而人知敬讓

呂元膺憲宗元和中爲東都防禦使時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置邸於河南府兵謀雜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吳元濟北犯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潛以

兵數千百人內其邸謀焚宮闕而肆殺掠既烹牛饗衆矣明日將出會有卒楊進李再興者謁元膺告憇變元膺始自伊闕追兵圍之半日無敢進攻者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進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殺數人圍兵奔駭賊得結伍中衢內其妻子於囊橐以甲冑殿而行防禦兵羅觀其後不敢追賊出長夏門殺行人而奪其馬轉掠郊墅濟伊水乃望山而逸元膺誠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日有山棚鬻鹿於市賊遇而奪之山棚走而徼其黨或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窮驗得其魁中岳寺僧日圓淨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巨力者奮鎚折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腳猶不能敢稱健兒乎乃自置其足使折之如其教乃折臨誅乃日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而爲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餘處故以舍山棚而衣食之訾嘉珍門察者潛布分之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僞理嵩山之佛光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皆

稱賊武元衡者也元膺密檻聞以送之

蘇良嗣爲雍州長史時京城人相食盜賊縱橫良嗣

爲政嚴肅盜發三日內無不擒獲遠近稱爲神明

崔郾爲岳鄂安黃等州觀察使江湖之間崔蒲是聚

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期月而盡獲群盜

梁蔡從訓開平末權知汝州刺史殺山賊誅其首領

李虔

後唐竇廷琬同光初爲復州遊奕使姦盜屏迹

晉孫彥韜初仕後唐爲濮陽刺史屬清泰末群盜入

郡郡人大擾彥韜率帳下百人一呼破之

陸思鐸爲深州刺史群盜結聚與屬邑爲患思鐸率

數十騎朝夕討捕山必擒獲境內肅然百姓賴之

周李穀漢末爲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以中牟多盜

誘縣人求其淵藪有劉德餘者梁時累攝簿尉於畿

甸德餘時閒居中牟宗正之劉繼儒與之有舊因見

而問曰高祖踐祚四方群盜屏息何國門之外惟中

牟爲患德餘素幹事謂繼儒曰如朝廷要捕賊假僕

攝主簿或鎮時可勦絕矣繼儒登時言於穀穀納其

言尋版署攝主簿僅旬日穀請侍衛兵數十騎付德

餘悉擒其黨一人縣佐吏一人役御史臺爲其首也

索其家得金寶犀玉帶羅錦衣服頗多積年兄弟為賊自是中牟無道路之患

王晏為徐州節度使晏勝人少以無賴攻剽為吏所搜索乃從軍洎為節將于故里徐方多盜前後帥守不能禁詰晏下車悉召故時僚友與之衣服鞍馬謂之曰吾鄉有多盜之名後來者應出諸君之下為召集徧諭之當我鎮撫時各宜禁戢由是自晏撫封間井晏然枹鼓之音頓息

折獄

呂刑有折獄之文秋官有弊訟之義非夫明智絕俗臨事不惑不安能察微隱而辯疑似以厭乎人心者哉自炎漢而下修舉吏職親民之重濟以法術繇是按察捕劾著績尤異若乃詰作折惑申寃訊盜斷之以經義聽之以辭氣濟之以識畧參之以竒譎靡待兩造之備克申片言之敏寘於憲法畏若神明斯固簡孚閎實之可尚也

漢雋不疑昭帝時為京兆尹時有一男子自稱衛太子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視不疑到比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

蒯瞶衛靈公太

子輒贖子也。蒯賁得罪于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賁于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牟傳曰：「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賁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子柰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

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不及也。」

魏國淵為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宜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者，其間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

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胡質為東莞太守，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罪人斯得。

孫禮為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

而老者不可加以夏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
仇讎如今所云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
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
辭訟昔成王以桐葉封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
在天府便可于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日是也
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下書
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伯者之佐其
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
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
而郇以馬丹候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訢疑
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
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
畫可得尋按擿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
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
餘里可爲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郇不受
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養餐輒束帶
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
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
前秦符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
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

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與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之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夢如初問之筮者云憂訟獄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從坎之離三爻司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羸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昌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又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旣擒劫者返証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

後魏司馬悅字慶宗爲豫州刺史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齋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隄爲劫又於隄家得錢五千隄懼拷掠自誣言殺隄旣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惟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其刀鞘及欸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着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

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樂道顯被誣爲賊官屬推處咸以爲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日世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否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卽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

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

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卽號跳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辯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矣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州北去此三百里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迹其繇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報若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所有資

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帳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室物此人具以報崇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引伏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李惠爲雍州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于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網紀曰以此羊皮拷知主乎群下以爲戲言咸無應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宄多如此類繇是吏民莫敢欺犯

北齊任城王湝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一時稱明察

彭城王浹爲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盜驢及脯去明

且告州洩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捉得此定神也洩乃詐爲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

蘇瓊爲南清河太守初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子賓非盜者卽便以詐求之乃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關高門可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

于仲文爲安固太守有任氏杜家各失牛後得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以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至郡乃放所認者遂月在天群牛又陰使人微

傷其牛任氏嗟怨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詞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隋元稹爲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稹察其色寬而辭正遂捨之其盜尋發于他所

韋鼎爲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道珍於夜逃去尋于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與客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辜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此客遣人掩

款之雙成訖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什府君有鄰郡富人將財物寄置界內曰我物已寄蘇公矣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狗構結徒侶通於滄海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此服其德後爲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迹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然訖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路歎伏買入計金三十

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三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詣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常置何處對曰常日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日與人同飲乎曰向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卽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旣衆似是烏合旣非舊交必相疑阻可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有神道無捨

遺

晉張希崇鎮汾州日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復矣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止稱假子孤二十一年撫養之恩倘日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復敦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血裔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二十六

修武備 抑豪強

修武備

夫備豫不虞古之善教思艱圖易政之善經乃有居
牧伯之重總連城之寄屬寇攘之連結或羗戎之密
邇以至俯逼強敵旁接叛壘而能發先見之慮設未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九十五

然之防厚因倉之蓄增池隍之固簡稽軍實申明師律訓練講閱之必至斥埃烽燧之必嚴峻誅賞之令治戰守之具觸類而長大爲之防用能應變無窮遇戰必克叶干城之詠得庇民之術者焉古所謂物不素具則不可以應卒誠哉是言矣

後漢第五倫爲高密侯相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起高密在二州之郊倫乃大儲糧稻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至數千家

郭伋爲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後爲并州牧伋知盧芳夙賊卒難以力制常嚴烽埃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隨昱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

崔實爲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實整厲士馬嚴烽埃虜不敢犯常爲邊最

樊準爲鉅鹿太守而趙魏之郊數爲羗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後轉河內太守時羗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威名大行

任延爲武威太守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羗民畏寇抄

多廢田業延到選武畧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常多殘傷絕不敢出

劉馥爲揚州刺史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權數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摧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燃脂炤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

賈逵爲豫州刺史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堠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

張旣爲涼州刺史與夏侯儒擊叛胡破之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堠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

魏范粲爲武威太守時戎夷頗侵疆塲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城流通無烽燧之警

吳吾彥爲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從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援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克

晉王濬為益州刺史武帝謀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旌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浩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為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

劉敬宣為江州刺史課集軍糧搜召舟乘軍戎要用嘗有儲擬故西征諸軍雖失利退據因之每即振復虞潭為吳國內史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

梁廬陵王績為雍州刺史多聚馬伏畜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

鄭紹叔為司州刺史創立城隍繕修兵器

陳毛喜為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宏清靜民吏便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宝舉兵反郡與豐州相接而素無備禦喜乃修治城隍嚴飭器械又遣所部松陽令周璠領千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

後魏常或為豫州刺史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馬境內清肅

江文選為汝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雒州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惟文選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為用

北齊封子繪為合州刺史到州未幾值蕭軌裴英起等江東敗沒行臺司馬恭發歷陽徑還壽春疆場大駭兼在州器械隨軍畧盡城隍樓雉虧壞者多子繪乃修造城樓繕治軍器守禦所須畢備人情漸安尋勅於舟營造船艦子繪為大使總監之陳武帝嘗遣其護軍將軍徐度等率輕舟從柵口歷東關入巢湖徑襲合肥規燒船艦以夜一更潛寇城下子繪率將士格戰陳人奔退

後周王思政為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行歡督工匠繕治之

權景宣為南陽太守地隣敵境景宣備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歛迹民得肄業

宇文測行綏州事先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來寇掠測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堠知其動靜唐顏真卿為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浚池陰科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

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
不足虞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張鎰爲濠州刺史屬李靈曜反於汴州鎰訓練鄉兵
嚴守禦之備詔書褒異加侍御史緣淮鎮守

李芑爲陳州刺史時李靈曜反於汴州永平節度使
李勉署芑兼亳州防禦使練達軍事兵備甚肅

關播爲淮南節度陳少遊判官攝滁州刺史時李靈
曜阻兵跋扈於汴州少遊自領兵鎮淮上所在盜賊
蜂起播調閱州兵令其守備

嗣曹王臯爲洪州刺史時梁崇義反乃集州吏令軍
中曰嘗有功未伸者別爲行有策謀及器能堪佐軍
者別爲行有裨將伊慎李伯潛劉旻皆自臯占察其
詞氣驗其功皆補大將擢王鏐委之中軍以馬彛許
孟容爲賓介繕甲兵具戰艦將軍二萬焉

張建封爲壽州刺史時李希烈陷汴州遣使赴揚州
未至爲建封所得斬之希烈聞之大怒卽署其大將
杜少誠爲僞僕射淮南節度令先平壽州然後取廣
陵建封於霍丘堅柵嚴加守禁少誠竟不能進後爲
濠壽廬三州觀察使大修緝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悅

附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九十六

六

韓滉為潤州刺史屬與駕巡幸河汴騷然滉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為精勁

王翊為東都留守凡開置二十餘屯復市勁筋長鐵簡練器械無何吳少誠反蔡州劫賊車籍甲不得完繕而卒

呂元膺為東都留守請募置山棚子弟以衛宮城

東畿

西南聯山谷曠遠多麋鹿猛獸人習射獵不務耕稼

春夏以其族黨遷徙無嘗俗呼為山棚前留守權得輿知其可縻而用將請之會詔徵故元膺繼請焉

李景畧為豐州刺史廩儲備器械具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

梁趙犇唐末為陳州刺史時黃巢犯官闕犇謂將吏曰賊巢之虐徧於四方苟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黨以東下况與忠武久為仇讐凌我土疆勢必然也乃遣增垣墉濬溝洫實倉廩積薪芻凡四門之外兩舍之內民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甲利兵劍稍弓弩矢石無不畢備又招召勁勇寘之麾下以仲弟昶為防遏都指揮使以季弟翊為親從都知兵馬使長子麓次子霖皆分領銳兵黃巢在長安果為王師四面振束食盡人饑謀東奔之計先遣驍將孟

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隼引兵擊之賊衆大潰斬獲
畧盡生擒孟楷中和三年朝廷聞其功就加簡較兵
部尚書

王檀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修
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

鄧季筠爲登州刺史下車稱理登州舊無羅城及季
筠至郡率丁壯以築之民共安之

抑豪強

孔子曰齊之以刑國僑曰糾之以猛是知剛嚴武健
以御其下者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若夫豪猾之民
陵暴疲弱兼并之族雄張邑里撓敗法令侵害吏治
復有倚恃強勢肆行姦宄條教不足以懲違德義不
能以宣化繇是聳疾邪之志以除惡爲務靡顧權右
專事威斷道德齊禮我則未暇風行霜烈一致於法
俾暴橫者自禁柔悞者獲全其或深刻之過差勝任
而媮快固與夫斷斷守道之吏異矣

漢鄧都景帝時爲中郎將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
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誅

矚氏首惡餘皆股栗 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 居歲餘郡中不

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嚴延年武帝時為涿郡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
助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
納之飾文而入之為罪

義縱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
不拾遺

趙廣漢守京兆尹時新豐杜建為京兆椽護作平陵
方上廣藏上也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

不改於是收案致法致至也今至於罪罰之法中貴人豪長者為
請無不至終無所聽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宗

族賓客謀欲篡取逆取日篡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
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

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先是
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宿朋黨廣漢患之厲

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受相訟牋記也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
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咎

遣知其事由其人發故結怨咎也又教吏為鉏筭鉏若金盛錢藏餅
可出或鉏或筭皆為此制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

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為
仇讐姦黨散落風化大改吏民相告訐兩相斥日訐廣漢

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

名流聞

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入見勅

曰今月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

掾部渠有人乎渠豈也言掾所部內豈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

敢空受職印謂仰頭而對也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

曰其次除季穉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

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

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

郤失車騎將軍謂失士音恩奏扈商事也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

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

無以復應文文恠寶氣索索盡也知其有故因曰明府

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闔閉也

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誣謗也即度穉季而譴

已事過度不治罪眾口讙譁終身自墮墮毀也寶曰受教穉

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杜塞也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

也穿舍後墻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

如此具言怨悞改飾之狀也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

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言自顧念受天子命為郡將以職分故當相直遇也誠

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改心但更門戶適趨禍

耳更改也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

何並為潁州太守郡人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

有權弟威為郡椽藏千金

臧謂致罪之臧也

並過辭鍾廷尉

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

減罪死罪一等

願蚤就髡鉗並

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入呼弟

時陽翟輕俠趙季李欵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

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

至姦人婦女持吏長鉞縱橫郡中

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

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勅曰三人

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

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汗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季桀

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維陽

負謂恃其權力也

吏格殺之亦得趙季宅郡持頭還並皆縣

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大豪鄉許仲孫

鄉縣之豪姓許各仲孫

為

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

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

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緩

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

論罪決罪也扶風畜

牧所在有花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

使斫莖

莖斬也

責以員程不得取代

員數也計其人乃日數為功程

不中程輒笞督

督責也

極者至以鈇自

到而死

鉄斫莖刀也使其斫莖故因以莖刀自到

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

治

陳咸為南陽太守操持掾吏

操執也

郡中長吏皆令閉

門自歛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

公然移書以約勅也

即各欲求

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強

懃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

後漢蔡茂為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

界多犯吏禁茂輒糾察無所迴避

董宣為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

造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

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

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號叫宣以丹前附王

莽慮交通海賊乃悉繫劇獄

劇縣之獄

使門下書佐永丘

岑盡殺之青州以為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

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

乃厲聲曰董宣平生未嘗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

去時同刑九人次當及宣光武馳使驩騎特原宣刑

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狀以對言永

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繇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

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九

十二

第五倫為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吏家資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

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

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身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賅抑絕文職修理

羊陟為河南尹禁治豪右京師憚之

史弼為平原相為政特挫抑豪強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

張歆為淮陽王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官搜捕王自上歆坐左遷為汲令

王暢為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擢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彙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

任延為武威太守將兵長史田緝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緝繫之父子弟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緝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

升延為濟北相時小黃門段珪中嘗侍候覽家在濟陰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犯侵百姓劫掠行旅

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怒以事上
訖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

朱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嘗侍並以
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

黃昌為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
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也亟勅

付獄案殺之郡中震慄

任宏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官官買爵位者雖
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

苑康遷泰山太守是時山陽張儉殺嘗侍侯覽每案
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嘗賊闔官因

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
史第五種及都尉壹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獄減

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大山羊陟等詣闕為訟
乃原還本郡

李回為荊州刺史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
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

里急救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守

李燮為河南尹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

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

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雒陽燹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杜密歷代郡泰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

第五種爲兗州刺史中嘗侍單超兄子正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羽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鈔羽出遂馳至

定陶閉門收正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賊五六千萬種卽奏正并以劾超超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嘆之

荀昱爲沛相弟曇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魏蒼慈爲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一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改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

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

吳鄭胃爲建安太守時較事呂一賓客於郡犯法胃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胃大帝大怒召胃還潘

濬陳表並爲請得釋

太嘗潘濬作將軍陳表

晉劉喬爲豫章太守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喬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

宋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郡多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畧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稽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撓亂在所大爲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又陳原諸逋負辭遣雜役並見從

南齊顧憲之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卽表除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與文度深恨之卒不能傷也

梁謝覽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子弟來迎覽遂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

不敢與公私關通

何遠爲東陽太守疾強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憚

後魏趙郡王謚弟譚自羽林監出爲高陽太守爲政嚴斷豪右畏之

房士達爲平原太守抑推豪強境內肅然

劉藻爲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人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強羗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

竇熾爲原州刺史抑挫豪右申理幽滯

泉企爲東雍州刺史部民楊年皮大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聞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闔宗詣闕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

元仲景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卽行決於是豪貴寒心

北齊裴讓之爲河清太守郡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姦猾多有侵削於是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

後周柳慶魏末孝武帝時爲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
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凶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推
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
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繇
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威侵虐
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
韓褒爲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
豪富之家侵漁小民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
富褒乃悉募貧民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
調富人財物以賑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
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

隋庫狄士文爲雍州刺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
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乃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
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

唐魏元忠則天長安中爲并州副元帥時奉宸令張
易之嘗縱其家奴凌暴百姓元忠笞殺之權豪莫不
敬憚

路嗣恭代宗大曆中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在
官恭恪善理財賦賈明觀者事北軍都虞候劉希暹
從坐明觀積惡犯衆怒時宰相元載受賂遣江南効

力魏少遊承載意苟容之及嗣恭代少遊卽日杖殺
識者稱之

鄭叔則德宗正元初爲京兆尹奏射生神策及六軍
將士准三月二十一日勅如有闕府縣湏其辨對者
先具奏聞然後移牒本軍不得懸有追捕伏以浩穰
之地姦慝不嘗小失隄防恐難懲肅其婚田常務卽
請准勅處分其盜賊鬪毆及姦僞等若待奏報恐失
罪人請以時追捕具狀申奏從之

許孟容憲宗元和四年爲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假
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
械繫尅日命還之曰不及期當死自興元以後禁軍
有功又中貴人猶有恩渥者方得護軍故軍士益橫
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寃
訴於帝帝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
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
轂合爲陛下彈柳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以其
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跡威望大震

王播元和五年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
列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發難以擒姦播
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馬權

豪之家不得於畿內試鷹犬畎獵之具詔從之於是
姦豪彌息

劉栖楚敬宗寶曆中爲京兆尹摧柳豪右甚有鈎距
時人比之西漢趙廣漢

馮宿爲河南尹雒苑使姚文壽縱部下侵欺百姓吏
不敢捕日遇大會嘗所捕者傲睨於文壽之側宿知
而掩之杖死

王起鎮蒲州有豪民怙西軍之勢者立榆而鞭之一
境獲濟

韋長文宗太和末爲京兆尹奏准勅天下州府犯輕
罪除情狀巨蠹者其他過誤及簿嘗公事違犯不得
鞭背者伏以京師浩穰姦豪所聚終日懲罰抵犯猶
多小有寬容卽難禁戢若恭守勅旨則無以肅清若
臨事用刑則有違詔命伏望許依前據輕重處置從
之

薛元賞開成初爲京兆尹奏京城豪猾素難禁戢自
去冬後益恣兇狂假託軍司劫掠坊市伏望自去年
十一月後府縣所繇及坊市百姓投名諸軍諸使諸
司悉令解還府縣冀得畿內寧止輦下清肅許之

柳仲郢武宗會昌中爲京兆尹時紇于泉訴表甥劉

翊毆母翊為禁軍小較仲郢不候奏下杖殺之

王龜宣宗大中中為同州防禦使同州素稱難理春
夏稍有水旱公賦不齊以妄訴者得計龜下車之後
春雨霑洽夏復訴之乃分幹吏繩其強者蠲其貧者
有牙將白約者克戾彼譎前後長吏皆為姑息龜知
之一日有軍士楊言云月給虧損承前必槌其主吏
遂令檢楊言者於其理所詰之咸曰白約所教也遂
遣判官韋崇勳而得情杖殺之有為黨者悉配之於
外繇是克豪者肅然而感其威而且惠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二十七

酷虐 苛細 驕逸 邪佞

酷虐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老子曰其
政察察其民缺缺故歷代史官以酷吏叙傳者其貶
惡亦深矣自秦網凝密不務教化滅絕仁義殘及至

親上之所行下有甚者至於守土之吏又何足論本
 其為術出於法家故其御民也若薙氏之去草既蘊
 崇之又行火焉漢承秦弊凡事簡易禁網踈濶僅至
 刑措然吏二千石而下以能挫豪猾威震郡國為已
 任者亦比比而有其弊也水慘火烈鷹擊虎怒以刀
 鋸為治具流膏血於境內急若束濕害過屠伯充積
 冤氣鮮聞令終斯乃椎埋刻薄之人非鄉黨禮義之
 士任官苟失何世無之如狼牧羊誠非虛語則其理
 之政得不慎擇其循良也哉

漢周陽由

周陽姓由名也

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

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撓亦屈曲也

所居郡必夷其豪

甯成為內史抵罪家居武帝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
 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成為濟南郡尉其治
 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帝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

關吏稅隸郡國出入關者

隸閱也

號曰寧見乳虎無值

甯成之怒

猛虎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值當也

其暴如此

義縱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
 不拾遺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關都尉甯成家居
 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

遂案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

南陽

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

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

平氏杜衍二縣名

遷為廷尉史軍

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

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

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脫

一切皆捕

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

殺之鞠窮也謂窮治也

是日皆報殺二百餘人

奏請得報而論罪

郡中

不寒而慄猾民佐吏為治

百姓有豪猾禁為罪惡者今畏縱之嚴反為吏耳目

助治公務以自効

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

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

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

後會

更五銖錢白金起

更改也

民為姦京師猶甚迺以縱為

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

必以氣陵之

言溫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

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死

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盜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

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

王溫舒為廣平郡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

牙

豪傑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

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

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

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

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

謂不

盡意捕以故盜不敢近廣平事具牧守屏盜門遷為河內太

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

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以私馬於道上往往

也置驛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

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賊以

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今出倍賊或收人官或還其主也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

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河內

皆恠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

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其好殺

行威不愛人如此

尹齊為淮陽都尉所誅滅猶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

妻亡去歸塋

田雲中祁連將軍廣明之弟為淮陽守亦敢誅殺吏

民守關告之竟坐棄市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多猶巧為獄

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

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總集郡府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

伯長也伯長令行禁止郡中清正

尹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

鄭昌為太原涿郡太守南陽太守弘之弟也昌用刑罰深不如弘平

陳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罰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府謂郡之府以律程作司空司空主作役之官為

地曰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鉞衣服不如法鉗頸鉞在是皆輒加罪答督作劇不勝痛作程劇苦又

既多故不自絞死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

後漢樊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

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羗胡畏之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嘗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

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李章為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

周紆為司隸較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雒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又為渤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

書坐徵詣廷尉免歸
黃昌為陳相領守部舊案從違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

世宗元歲 酷虐 卷之六十九十七

揚球為平原相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

王吉中嘗侍甫之養子為沛相顥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

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

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慄恐慄懼也莫敢

自保及楊球奏甫球為司隸校尉奏收甫等乃就收執死雒陽獄

魏施畏丹陽人倪覬魯郡人胡業南陽人並為刺史

郡守時人謂之苛暴

劉頰高陽人歷位宰守苛慝猶甚嘉平中為弘農太

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

梓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

地求錢所在市里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

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

中傷之

苟晞為領青州刺史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

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州刑

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

晉裴盾為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與與勸盾刑殺

冊子七 牧守部

立威大發良人爲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著怨

王廙代陶侃爲荊州刺史廙在州大行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嘗侍

羊聃爲廬陵太守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一百九十人徙謫百餘人有疾見簡良爲崇旬日而卒

宋趙伯符爲徐兗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盜遠竄無敢犯境爲丹陽尹在郡嚴酷

吏人苦之或至委判被錄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

沈攸之爲郢州刺史爲政刻薄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罵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餘人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

江謐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道人與謐情款隨謐蒞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裂三衣食之旣盡而死爲有司所奏徵還遇赦得免

南齊劉季連爲益州刺史東昏卽位徵季連爲右衛將軍道斷不至季連聞東昏失德京師多故稍驕矜

本以文吏知名性忌而褊狹至是遂嚴慢酷狠士人始懷怨望

蕭士開爲益州刺史嚴用威刑蜀人號曰卧虎

梁臧厥爲晉安守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

罰百姓謂之臧獸

後魏趙郡王謐爲岐州刺史性嚴暴虐下人

元麗爲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畏患之後遷冀州

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好殺無理

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

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况

殺道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

元瞻字道周任城王澄之子爲兗州刺史頗愛書史

而貪暴好殺澄深耻忿之絕其往來

薛忱爲北廣平太守爲治暴虐曾因公事一家之內

併殺數人爲民所訟將致之罪遇患卒於郡

于雒侯爲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熾奪民呂

勝脛纏一具雒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

隴客刺殺民王羗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雒侯

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

苦痛隨力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

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合州驚震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民兵然後斬維侯以謝百姓

姓
胡尼爲宋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爲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在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刀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享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於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在見殺害者百數刻害之聲聞於朝野

崔暹爲瀛州刺史貪暴安忍庶人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癡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王質爲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號爲威酷

元昭孝明時爲尚書河南尹龔而狠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

元暹字叔炤莊帝初除南兖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

殺害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爲反覆遷盡誅之存者十一二後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窺府人及商胡富人等物詐臺符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

鄭伯猷爲青州刺史在州貪恠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賂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民云欲反叛藉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誠厲朝士嘗以伯猷及崔叔仁爲喻

皇甫瑒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

北齊庫狄伏連爲開府鄭州刺史性嚴酷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伏連加以箠撻逼遣築墻隋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至州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得千人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撈楫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坐喫人文帝聞之歎曰士文暴過猛獸

竟坐免

燕榮爲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
遇之者必加詰問輒禁撻之瘡多見骨姦盜屏迹境
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讐不敢休息
後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
懼自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
鞭笞左右動至千數血流盈前飲噉自若嘗案部道
次見蓼荆堪爲笞楬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
咎榮曰後若有罪將免爾及後犯細過將過之人曰
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
耶榜楬如舊

田式爲襄州總管顯以立威爲務每視事於外必盛
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
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
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
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上
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已立棒殺之或僚吏姦賊部
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
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未暇省讀先召
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元弘嗣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爲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推鞠囚徒多以酢灌鼻多桷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僞屏息趙仲卿爲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管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雖是收穫歲積邊戍無饑運王文同爲嘗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吏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爲大楸埋之於廷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楸令其踏心於木楸上縛四支於小楸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使人相視懾氣元褒爲齊郡太守煬帝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詰之掾理屈褒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

唐蘭謨爲武侯大將軍令於雒陽宮留守謨性苛刻
遇下無恩縱有病者亦逼令就役小吏或懼威而自
縊者詔遣案驗使者以法繩之謨以爲詰已遂妄稱
疾密入京雖是坐免

崔湜爲襄州刺史請別開南山新路以趣商州役工
數萬死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不許人行其新路每
經夏潦摧壓踣陷行旅艱辛僵仆相繼後湜流於嶺
表俄誅戮於路山南人先苦湜所役競以磚瓦投擲
其尸應時盡碎而商州奏請復依舊路而行

張仁愿爲并州都督府長史神龍二年檢校洛州長
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衆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
尸積府門遠近震懾無敢犯者

令狐彰爲滑州節度使性識猜阻人有忤意不加省
察輒至斃踣

李選爲江西觀察使徇喜怒無辜而斃踣者不可勝
紀

李實爲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人皆側目貞元
二十年春夏旱關中大歉實爲政猛暴方務聚歛進
奉以固恩寵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入對德宗問人
疾苦實奏曰今年雖旱田穀甚好繇是稅租皆不免

人窮無告乃撤屋瓦木賣苗麥以供賦歛優人成之
端因戲作語爲秦民艱苦之狀實聞之怒言之端誹
謗國政德宗遽令決殺京師無不切齒以怒實二十
一年有詔蠲王畿內逋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官
吏多遭笞罰剝割倍歛聚錢三十萬貫胥吏無犯者
卽按之有乞丐絲髮固死無者且日死亦不屈亦杖
殺之京師貴賤同苦其暴虐順宗在諒闇逾月實斃
人於府者十數遂議逐之乃貶爲通州長史制出市
人皆袖瓦石將碎其首實知之繇日營門自苑西出
人人相賀

韓滉爲浙江東西兩鎮觀察使政令明察末年傷於
嚴急嘗以縱人庶之殺耕牛政之蠹也巡內婺州傍
縣有犯其令誅及鄰伍死者數百人又俾推覆官分
察境內情涉疑似必寘極法誅殺殘忍一判卽勦數
十人月無虛日雖令行禁止而冤濫相尋
于頔爲陝虢觀察使自以爲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
加笞罰掾曹姚峴不勝其虐與其弟汎舟於河遂自
投而死

李鄘爲楊州節度使七年令行禁止擒摘生殺一委
軍吏參伍束手居人頗陷非法

王遂爲沂兗海等州觀察使遂器用不弘僻於聚斂而非廉撫之才但峻威刑以繩亂俗其所製杖笞率踰嘗制遂旣死監軍中使封其杖進呈上令出示於朝以誠廉使

李紳爲楊州節度使有舉子訴楊子江舟人不渡恐失試朝紳判云昔在風塵曾遇此輩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各拋付楊子江其苛急也如此

周慕容彥超晉天福中累授磁單僕隸等州刺史志性輕脫人面獸心泐法爲姦是爲嘗態用酷虐爲氣勢以陰狡爲聰明故所至以貪苛聞執事者不勝其苦然搜括盜賊必窮隱伏克黠之輩竄奔他境而良善之民橫遭誣誤破家陷獄者不可勝紀

葉仁魯漢乾祐中授衛州刺史部內多盜賊仁魯每親自擒捕隨意殺戮濫死者衆嘗有羣賊部民聚而追之追至山林不復見賊矣仁魯至盡執追者爲盜悉斷其足筋曝於林麓之下宛轉號呼數日而死許遷爲單州刺史切於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齧割

苛細

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若夫

不務寬大惟尚煩苛令既滋彰民不堪命政失寬裕俗所厭勞爲之師長不其爽歟仲尼所謂苛政甚於猛虎其是之謂乎

漢臧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

米鹽細雜也

事小大皆關其

手其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插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爲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

能自行之難以爲經

經嘗也不可謂嘗法也

鮑宣爲豫州收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坐免歸家

王吉爲沛相謀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嘗有微過酒肉爲贓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

後漢孫堪爲左馮翊坐遇下促急司隸較尉舉奏免官

魏王思爲豫州刺史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

劉類爲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碎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闚閃夜使幹

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簡驗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嗚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伍伯曳五官抹係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詐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安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

晉王宏爲河南尹務爲苛碎後爲司隸較尉簡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緋及綺練錦繡武帝嘗遣左右微行觀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簡婦人衣服至褻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坐免官

宋王玄謨爲雍州刺史令九品以上租役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

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初道濟以五賊人帛玄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貨貨或有直數百萬者謙又限市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又立治一斷民私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爲亂玄奴旣懷恚

忿聚黨爲盜賊

北齊庾狄干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擾煩

隋李德林爲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

唐潘好禮玄宗開元中爲豫州刺史爲政孜孜而繁於細事人吏雖憚其清嚴亦厭其苛察

于頔代宗大曆中爲京兆尹爲政苛細無大體及爲河南尹以無政績代還

盧綦德宗建中初爲京兆尹無術學爲政苛躁虛祀惡之諷有司彈奏貶撫州司馬

呂渭貞元中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理煩碎

薛珏貞元中爲京兆尹以勤身率下失於纖悉無文學大體

元義方憲宗元和中爲福建觀察徵拜京兆尹歷鄜坊觀察使皆著程能趣辦之績然爲政稍務苛刻人多怨之

崔詠元和中爲嶺南節度使爲吏清刻然不失大體政號苛碎

李紳文宗開城中爲汴州節度使紳上言於本州置

利潤樓店從之議者以為與下爭利非長人者所宜
晉李永福高祖時為同州節度使性鄙狹無器局好
察人微事多有詆訐錐刀小過不能恕工商之業與
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雖不欺詐不貪濁然自
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

驕逸

夫荷千里之寄布六條之政必勤卹而是務豈驕逸
而可恣其有以小人之質乘君子之器事其豪率不
拘簡節惟誇詭以自得率胸臆以行事聲色自娛奢
費無度受詞訟於遊獵畫龍虎於兵車及乎罪戾不
解猶悔自撥非不幸也

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後為左馮翊延壽在東郡時

試騎士

每歲大試也

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純

方領

以黃色素作直領也衣於記切

駕四馬傳總建幢

幢麾也

也其衣以朱墨繒為之幢文江切

植羽葆

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之為亦今燾之類也植

嘗職 鼓車歌車

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如駕祀時備法駕也

功曹引車皆

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

持幢旁轂

旁步浪切

歌者先居射室

都試射堂也

望見延壽車

嗷吡楚歌

嗷音吡呼之吡吡音滌濯之滌又它鈞切

延壽坐射室騎吏持

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

鞬弓衣也音居言切

使騎

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蘭鞬鞞即鞞

鞞也蘭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鞞丁奚切鞞莫侯切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

駮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駮馬御者不見也延壽又取官銅物侯月蝕

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鐔劍戾

也又日鐔似劍而小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假謂過賃

也繇讀與僉同及治飾車甲二百萬以上御史大夫蕭望之

劾奏延壽延壽竟坐棄市

魏卑輓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

在州名為驕豪

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郡人衛臻計吏命婦出宴臻

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

晉魏志字允恭為樂平太守後遷章武趙郡太守雖

累郡職不以政事為意晝則遊獵夜誦詩書以聲色

自娛當時見者未能審其量也

宋臧質為徐兖二州刺史奢費無度爵命無章為有

司所糾

王僧達為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

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詞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

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

周朗為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

獾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帝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

後魏元志爲揚州刺史晚年耽好聲妓侍側將百人噐服珍麗冠於一時

李訢爲相州刺史獻文以訢治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

北齊高季式爲濟州刺史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簡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欵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中朝廷知而容之

唐李邕爲汲郡北海二郡太守性豪侈不護細行嚴武爲成都尹蜀士頗饒珍產武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悅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里以徵歛殆至匱竭然蕃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狡視事多率胸臆雖慈母之言亦不之顧

裴均自江陵節度使入爲僕射未幾出鎮襄陽居兩府凡十年荒縱無法度士流以爲穢耻

晉房知溫爲兖州節度使厚歛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爲務有幕客顏旃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溫不能用焉

邪佞

古人有言曰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蝨賊也斯賢者疾之已甚之言也然而詩曰思無邪蓋將舉直以錯諸枉者也傳曰遠佞人蓋惡色取而行違者也若乃受專城之寄總方伯之任利姦而爲用希世以取容或譎事權貴致毒良善或潛行賂遺苟圖爵寵阿上意以媮合匱民力以市恩下不聊生自爲得計斯先王之法所深惡者也亦復爲英主之所察致僞行之靡顧彰厥心迹蓋無幾焉所以前訓謂其孔壬將聖言其厚貌者良謂是已

後漢移良安帝時爲弘農太守時太尉楊震爲中嘗侍樊豐等共譖遂策收太尉印綬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几楊亭飲醖而卒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

涕 郵境上行書舍也

晉荀晞惠帝時爲兖州刺史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

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卽貽都下親貴交州去潞五
百里恐不鮮羨募得千里牛每發信旦遣暮還

鞠仲爲慕容德青州刺史德僭位後因讌其羣臣酒
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
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仲曰陛下中興之
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帝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
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歸對
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

宋劉德願孝武時爲秦郡太守性狃率爲帝所狎侮
帝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氏之墓謂德
願曰卿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
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帝甚悅以爲豫州刺史

南齊崔惠景武帝時爲南郡內史梁南秦二州刺史
又爲司州勅史每罷州輒資獻奉動數百萬帝以此
嘉之

劉悛武帝時爲益州刺史悛旣藉舊恩猶能悅附人
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
貢獻家無留儲

後魏長孫道生明元時爲冀州刺史取人美女以獻
帝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

寇臻字仙勝獻文末爲中川太守時雒州刺史馬熙政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轉弘農太守

薛懷吉宣武時爲汾州刺史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

庶

懷吉散騎常侍
其庶之庶子

餌誘勝已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

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獎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默然而返旣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於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廝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韋景孝明時爲武威太守內官賈燦與元乂爲黨廢靈太后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焉景承露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

北齊敬長瑜爲廣陵太守多受財賄刺史陸駿將啓劾之長瑜以貨求於散騎嘗侍和士開士開以畫屏風詐爲長瑜之獻齊主大悅駿啓尋至遂不問焉

隋魚俱羅煬帝時爲趙郡太守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遣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

王世充爲江都郡丞煬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繇是益昵之

唐趙元楷太宗時爲蒲州刺史貞觀十二年駕幸其境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欲以求媚又潛餉羊百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帝知而數之曰朕巡省河雒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餉羊養魚彫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卿舊態

黎幹代宗時爲京兆尹大曆九年七月以旱故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舞於龍所幹與巫覡更舞觀者駭笑彌月不雨幹又請禱於文宣王廟帝聞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俄而澍雨豐霈朝野相賀

陳少遊歷晉鄭二州刺史厚斂財貨交結權右以是頗獲遷擢後除桂管觀察使少遊以嶺徼遐遠欲規求近郡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

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日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嘗須素求外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福之固易爲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卽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旣踰於始望欣慙頗甚因與之厚相結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遠僻但恐不生還載覩顏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請從容旬日冀竭蹶分時少遊又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大曆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揚州長史淮南觀察使所在悉心綏緝而多以任數爲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職人亦安焉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以故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巨累億萬多賂遺權貴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千萬貫文多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情等繇是美聲達於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遊亦稍疎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深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

之益厚

宋晦爲虢州刺史與元載賄交率百姓採盧氏山林爲載製造東都私第并私致書結載子弟及主書卓英倩載得罪晦遂爲百姓所發帝初猶疑下憲司訊鞠悉自款伏自同州刺史貶澧州員外司馬

杜亞德宗時東都留守厚賂中官令奏河南尹

鄭式瞻爲衢州刺史進絹五千疋銀二千兩德宗曰式瞻坐事已詔御史按問進物宜付左藏庫

裴肅德宗時爲嘗州刺史需薪貨炭案牘百價之上皆規利焉歲餘又進奉無幾遷浙東觀察使天下刺

史進奉自肅始

盧徵德宗時自戶部侍郎歷同華刺史故事同華以近地人貧每至端午降誕所獻甚微薄徵遂竭其財賦每所進獻輒加嘗數人不堪命

裴均德宗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均素與內官左神策護軍中尉竇文場善有崔太素亦得幸於文場太素一日晨省文場文場卧帳中賓客填門獨引太素入卧內太素自謂文場之眷極深徐觀後床一人寢方伸乃均也太素大慚而出

李錡爲湖州刺史是時李齊運獨被德宗恩顧計從

言行錙累以吳中寶貨密輸齊運繇是遷潤州刺史
范傳正憲宗時爲宣歙觀察使厚以財貨問遺權貴
視公蓄如私藏幸而不至甚敗

李修歷坊州絳州刺史飾厨傳以奉往來中貴及賓
客以求名稱後爲京兆尹顯務聚歛貢獻以希恩寵
班行正直之士多潛見誣毀時人爲之側目時憲宗
方切於貨財以浙西宣歙皆號富饒遂與王遂同拜
觀察使數歲以病歸闕庭未朝見而卒人皆相賀

李道古爲鄂州觀察使以貪暴聞懼終得罪乃薦山
人柳泌以媚於憲宗

裴弘泰文宗時爲鄭滑節度使奏緣妖星見爲國設
三千僧齋

劉源文宗時爲銀州刺史請置營田事多不實或朝
廷遣使至邊上源必先令下吏多驅馬皆負布囊實
之以土聲言運糧於屯田百千馱之中或致粟麥之
囊一二因潛爲識認於使者前私決其囊以遺之用
取信於人而廣以財賄交通遂擢授夏州節度使又
虛增監牧馬數以取其度支供給時人知其賊仗倚
權倖有司不敢舉劾終不寘於極法議者以爲幸
馮行襲哀帝時爲金州節度使奏當道昭信軍額內

一字與元帥梁王諱字同乃賜號戎昭軍

後唐段凝任梁為懷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

北征廻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大悅二年梁祖復北

征凝迎奉進貢有加於前

楊思權為邠州節度使進新修佛寺圖思權前帥禁

軍倒戈入岐州違負朝廷獲節旄之賞心嘗愧畏邠

卽思權故里遂率民修寺冀銷陰禍故也

册府元龜

董宣還北海相刺言以大廷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

造居宅而下工以為大廷公孫丹之子叔道行

人置屋宅內以寬其外也丹父子叔之丹宗

族親黨三十餘人孫丹為丹孫也丹宗以丹宗

王莽廢文通海城乃悉收其宗族使於下書佐水

亦董宣之青州以漢多難委其宗族於府在獄長

夜就朝與妻色及當出刑堂其然送之竟乃腐色

口董宣生未嘗令人之公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

九人次應及宣也武馳使歸時原宣刑且令送獄

遣使者語宣多殺無辜宣法以狀對言水在奉受臣

遣使者語宣多殺無辜宣法以狀對言水在奉受臣

一字與元帥梁王諱字同乃賜號戎昭軍
後唐段凝仕梁爲懷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
北征廻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大悅二年梁祖復
征凝迎奉進貢有加於前
楊思權爲邠州節度使進新修佛寺圖思權前帥禁
軍倒戈入岐州違負朝廷獲節旄之賞心嘗愧畏邠
卽思權故里遂率民修寺冀銷陰禍故也

冊府元龜

董宣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
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犯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
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卽收丹父子殺之丹宗
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
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
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
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
曰董宣生未曾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
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驕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
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

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
懷令青州勿案岑罪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二十八

儒劣 失政 專恣

儒劣

夫居專城之任責共守之功既須才賢必資果斷乃
可以外申幹國之力內成庇民之術者也乃有異
無立飛檄苟存處金湯之固委符於外寇換兵術

旨意罪不由此則後法亦使若以國有記左時宜
讓今寺州勿案卷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二十八

儒劣 失政 專恣

儒劣

夫居專城之任責共守之功既湏才賢必資果斷乃
可以外申幹國之力內成庇民之術者也乃有異稟
無立骯齷苟存處金湯之固委符於外寇挾兵衛之

勢斂祗於凶徒條教靡行僚吏不率政歸於下民無
攸措豈惟敗事之責蓋成滅身之禍書之於冊良可
羞焉

後漢劉度爲荊州刺史桓帝延熹三年武陵蠻寇江
陵度與謁者馬牧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
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
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
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
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桓
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牧減死一等復爽問門拜家一
人爲郎

其定爲蒼梧太守延熹五年長沙賊起寇桂陽攻沒
蒼梧取銅虎符定與刺史侯輔各奔出城
焦和爲青州刺史靈帝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
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
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榮禱羣
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於海衆遂
潰散和亦病卒

劉璋襲父焉爲益州牧性柔寬無威畧獻帝建安初
督義司馬張魯據漢中以璋闇懦不復承順十九年

蜀先主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必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

宋周嶠爲吳興太守文帝元嘉末元凶劭弒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懦怯廻惑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孫所殺

南齊戴元孫爲汝陽太守太祖建元元年北土黃寶文勉德寇汝陽元孫孤城力弱慮不自保棄戍歸江陵

房法乘爲交州刺史至鎮屬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日使君既有疾不宜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之登之日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孝武仍以登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梁謝覽爲新安太守高祖天監九年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新安叛吏鮑叙等與合攻沒黥歙諸

縣進兵擊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諮議參軍

袁君正爲吳興太守高祖太清末侯景亂賊遣千子悅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距守吳睦映公等懼賊脫勝畧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距之恐民心弗從也居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子悅旣至掠奪其財物女子居正因感疾卒陳蕭乾爲建安太守文帝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又資周廸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力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

後魏房伯祖爲歷城郡內史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克

皮喜爲豫州刺史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乙瓊爲濟南太守時逆賊劉桃攻郡瓊踰城獲免後都督季叔仁討桃平之瓊乃遷郡

崔道固爲平齊郡太守是時頻歲不登郡內饑弊道固雖在位積年撫慰未能周盡是以多有怨叛

王衍爲兖州刺史屆治未幾屬爾朱仲遠稱兵內向州旣路衝爲其攻逼衍不能守爲仲遠所擒以其名

望不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

隋史祥爲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途

唐韋光裔德宗建中中爲汝州刺史時李希烈反叛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而光裔懦弱不任職乃以李元平代之

李元平自湖南觀察判官爲宰臣闕播所薦授簡較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既至郡募工徒繕理郭郭李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將李克誠以百騎突至先應募執

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知希烈遺下汚地希烈見其無鬚眇少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慢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

後唐王正言莊宗同光中爲典唐尹留守鄴都時武德使史彥瓊監守鄴都廩帑出納兵馬制置皆出彥瓊將佐官吏願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趨趨

聽命及貝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瓊望風敗走亂兵剽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殺人縱

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寮佐謁趙在

禮望塵再拜請罪在禮曰尚書重德勿自卑屈余受國恩與尚書共事但思歸之衆倉卒見迫耳

失政

牧守之任本乎長人提封之內所以觀政蓋夫知微卹隱恕已愛人之謂仁摘姦屏盜抑強扶弱之謂明敦本務農立學阜俗之謂化惡衣菲食約已奉公之謂清反是四德政何有焉民何仰焉中世而下乃有專務縱弛致紀律之靡修失於簡御俾羣下之肆暴或愆於保障之義或乖夫惕厲之訓或偏執而違道或詐矯以示恩或委任非其人而亂乎倫理或酣縱過乎度而成乎洎淫斯亦何以綱紀列城表正庶吏至有羅厥刑典以被廢黜者固其宜哉

後漢向栩爲趙相及到官畧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孔融爲北海相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耀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其根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政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詞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

網羅其自理甚疎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
汗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
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較謀
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黃
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淡水之上寇令
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
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
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
青州刺史治郡北鄙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
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表公孫其
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辨
小才信爲腹心左丞相劉義遜清俊之士備在坐席
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丞相勸融自託強國融不
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
寇衆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
衆亡身奔山東室家爲譚所虜

魏陶謙爲徐州刺史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
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瑯琊趙昱徐方
名士也以忠直見疎曹宏等纔慝小人也謙親任之
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禍由是漸亂

劉類爲弘農太守郡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扶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

晉劉琨爲并州刺史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初單于猗屯以救東羸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廬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

鄭冲爲陳留太守以儒雅爲德蒞民不爲幹局之譽王機爲成都內史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

王澄爲荊州刺史澄旣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

殷仲堪出鎮江陵時以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分

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乃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

宋蕭思話爲丹陽尹時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

張淹爲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膏炤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後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

南齊虞袁失志不仕王敬則反取袁監會稽郡而軍事悉付寒人張靈寶郡人攻郡殺靈寶袁以不豫事得全

謝朓爲義興太守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日吾不能作王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後魏李元護爲齊州刺史值州內饑儉民人困弊志存隱卹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州刺史也

劉尼爲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甚少馮熙爲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

北齊李元忠魏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

徐之才爲兗州刺史在州無所侵害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疏慢用捨自由

隋丘和爲代州刺史煬帝北巡過州和獻食至精及至朔州刺史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而宇文述又盛稱之乃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令楊廓至博陵觀和爲式及駕至博陵和上食又豐帝甚稱之由是所幸處獻食者競爲華侈

衛玄字文昇與代王留守京師大業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恤而官方壞亂貨賂公行唐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於家

唐任瓌爲徐州總管選補官吏頗私親故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

侯希逸爲淄青節度政事怠惰猶崇釋教且好畋遊興工創寺宇軍州苦之

崔暹爲河中尹代宗廣德二年秋河中府鎮兵叛大掠河中廨署及居人廬舍貨貨不可勝紀蓋暹失政也時將征蕃寇暹發防秋將行爲法不一衆遂叛終夕乃定

王翊爲京兆尹屬發涇原兵討李希烈軍次澧水翊

備頓肉敗糧糲衆怒借以爲名而叛翽奔至奉天
杜亞爲揚州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時陳少遊征稅
繁重奢侈僭濫之後又遭王伾亂兵剽掠淮南之人
望亞之至革刻舊弊冀以康寧亞自以臨當公輔之
選而聯出外職志頗不適政事多委參佐但招引賓
客談論而已

孟簡爲浙西觀察使初李遜廉問越俗勵心爲政抑
士族太過而編戶恣橫及簡莅政一皆反之農估賤
夫多受其弊當時議者謂兩未適中

李德裕爲揚州節度使先是府庫倉廩節度使交代
例皆申奏州帑藏見在者八十餘萬貫匹德裕所申
奏交割止於一十四萬仍元未到已前張鷟知留務
又用其半德裕之黨不知以爲府庫虛竭欲發制使
鞠問前節度之罪時宰相李固言得交割之數於前
淮南節度副使張鷟宰相李石因許德裕再具交割
人數申奏德裕旣知隱沒事已彰露遂錄軍資雜以
朽敗奇零之物廣爲數百萬之數上聞仍以表自陳
初到疾病爲下吏所誤且請自罰兼罪胥吏以解其
過當時補闕王績魏謨崔讜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
楚老太宗仁等抗疏論之中外黨庇事竟不行

梁李思安乾化元年爲相州刺史思安自謂當擁旄
仗鉞久矣得是殊不快但因循宴安無意爲政及太
祖出幸以候騎之設落然無所備而復壁壘荒圯帑
廩空涸帝怒甚遂貶柳州司戶尋以怨望斬之

後唐王瓚初仕梁歷交華等州節度使頗能除盜而
明不能炤下及尹正京邑委政於愛婿牙將辛廷尉
曲法納賄因緣爲姦

王正言莊宗同光中爲興唐尹知留守事正言年耄
風病事多忽忘比無經治之才武德使史彥瓊者以
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
言已下皆齋肩低首曲事不暇由是政無統攝姦人
得以窺圖

袁建豐爲相州刺史領相州軍事行營在外委州事
於小人失於撫馭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

李從璋爲彰國軍節度使明宗天成中以璋昧於政
理詔歸闕

張進爲鄭州防禦使與副使咸繼威並停任以盜掠
城中居人故也

晉皇甫遇歷團練使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
高祖入多自襄鄧移領中山與鎮州叛臣安重榮結

媚奸仍移上黨改平陽咸以險人執事政皆隳紊及
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畝水泉以通漑灌所經墳墓
悉毀之民以朝廷姑息羣帥莫之敢訴

張景遷前爲登州刺史爲三司所奏景遷自到任至
得替月日合徵去年秋稅課利等北並諸州係欠最
多其官吏省司已行決罰其張景遷伏候進止勅張
景遷宜降階爵各一級勒歸私第

漢王松初仕晉權知青州軍州事松性坦率不事邊
幅樂於歡宴政事不治人士譏之

周趙鳳爲單州刺史廣順三年十一月入朝有本州
民張州僧智溫等十餘人捉鳳馬於皇城門訟鳳在
郡不道勅遣通事舍人劉言控鶴官二人監鳳下御
史臺收繫又爲宋亳宿三州刺史部下綱紀號宋蠻
刁孫矩者始隨鳳爲暴至是委以心腹平民因捕盜
而破家者多矣

專恣

書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禮曰
教不可長欲不可縱斯蓋聖人立言垂訓以警乎臣
子之亂大猷者也乃有剖符守土分憂治俗憑恃恩
寵廢格科法聽訟由其喜怒任人係乎愛憎戮辱俊

良刻繫黔庶或前吏不由中覆或宥罪非從詔令以至露寃戾之迹形貪黷之咎侈汰自任逸豫無度小則瘵官而廢職大則亡身而覆族書良史之筆爲吉士之笑固與夫守靖恭之節樹謙讓之德者不可同年而語也千載之下其鑒之哉

漢周陽由景帝時爲郡守

史闕郡名

武帝卽位吏治尙修

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黎扶封軼侯元封九年坐爲東海太守行過擅發卒爲衛當斬會赦免

後漢魯平爲陳留太守請郡人李克署功曹克不受平怒乃授克以捐溝中因謫署都亭長

晉申儀魏末爲魏興太守時司馬宣王平孟達於新城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旣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宣王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之乃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於京師宋褚叔度晉末爲廣州刺史晉安帝義熙八年盧循餘黨劉敬道等窘迫詣交州歸降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窮請命事非欵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錄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真殺太守

杜章民慧度討平之叔度輒貶慧度號爲奮揚將軍坐不先上爲有司所糾詔原之

南齊李叔獻交阯人初從兄長仁殺交州刺史據州叛數年病死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煥寧遠軍司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得朝命人不服從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之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獻爲交州刺史就安慰之叔獻受命繼而斷割外國貢獻寡少世祖欲討之永明三年以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聞之遣使願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毳世祖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間道自湘州還朝

梁魚弘襄陽人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嘗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酬賞待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警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栢四周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爲脚後魏濟陰王誕爲齊州刺史家人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

元麗為雍州刺史其妻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

馮熙為雒州刺史因事取人子女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為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為貪縱

北齊高慎為光州刺史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人自隨慎為政嚴酷又縱左右吏民苦之

平鑿為揚州刺史其妻生男因喜飲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

庫狄伏連為鄭州刺史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捶撻逼遣築墻

隋燕榮為幽州總管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容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高祖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毒虐非虛又賊穢狼藉遂賜死

唐段綸高祖武德中為益州總管于時巴蜀初降得便宜行事承制拜授益州富饒而綸生殺自己乃高下恣情多所凌傲有人告綸將反遣使覈之無狀徵還京師

張虔陀明皇天寶中為雲南太守舊事南詔嘗與其妻女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閭羅鳳皆

不應虔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閻羅鳳忿怒因發兵反攻圍虔陀殺之

張登德宗貞元中爲漳州刺史暴狠貪冒擅賦百姓沒買州人爲奴婢者三十人姦亂裨將家財非一其不堪辱有縊死者部人蔡任訴于闕下詔命就鞠幽死州獄

于頔貞元中爲蘇州刺史雖爲政有績然橫暴已甚追憾湖州舊尉封枝以計強決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後頔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遷陝虢觀察使自以爲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笞罰榷曹姚覘不勝其虐與其弟汎舟於河遂自殺而死

嚴礪貞元末爲東川節度使擅籍沒管内官吏居人等八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所奴婢二十七人稅外徵草四十一萬五千束錢七千貫米五千石死後爲監察御使元稹劾奏之

崔元畧文宗太和中爲京兆尹以徵畿甸放免緡錢萬七千貫爲侍御史蕭澈彈劾有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於削兼大夫

庾威太和中為湖州刺史貶吉州長史以御史臺所奏威為郡日自立條制應田地奴婢下及竹樹鴉鴨等並估計出稅差軍人一千一百五十人散入鄉村檢責剩徵稅錢四千九百餘貫
王晏平開成初為靈武節度使擅將官馬四百一十五匹并旗幡器械六千一十七事歸東郡私第河南府奏之准勅收納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牧守部 二十九

枉濫 下 譴讓

枉濫

以私害公厥政用壞依勢作威其下安仰自漢承秦弊訓俗務刑酷暴餘風薰猶相尚故有任氣以逞文致其罪懷詭詐以巧詆挾釁隙以仇報倚法以削論

死非一覆盆曷炤往愬莫獲亦有識用不敏聽斷罔
審不辜是殺冤氣由集天監在下咎徵乃見自茲以
降世或有之秉心姦回虐下滋甚乃至誣構其狀本
非服辯憑縱所欲願在規求政以賄成民用愁歎是
知長人之寄可不慎東其循良哉

漢張敞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

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此例也音必寐

切而敞奏獨寢不下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掾絮

舜有所案驗賊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切又人餘切舜以敞劾奏當

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

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

即部吏收舜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按事吏晝夜驗治

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

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言汝不欲望延命乎乃棄舜

而

東海太守史不書姓名郡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

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二

子守寡我老久繫丁壯奈何系古累字也音力瑞切其後姑自

經死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詞不

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切吏

冊府元龜 收守部

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

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具獄者獄

案也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

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前孝婦不當死太守

強殺之咎黨在是乎黨音他郎切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

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

公

汝南太守史失其名欲在殺人決曹掾周燕諫不聽遂殺

囚而黜燕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

謂當生者詭殺之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

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文案

整密也反音瞞

山壽為商利侯代郡太守宣帝元康元年坐故劾十

人罪不直免

翟義為南陽都尉行太守事收宛令劉立立與曲陽

侯有親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

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勅義出宛令宛令已出

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

當輒死矣謂其不知立有所持挾以自免脫

後漢會稽太守

史不書姓名

郡人孟嘗仕為戶曹吏上虞

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

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

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於太守不為理嘗哀泣

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

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任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

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

其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

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時澍雨穀稼以

登

曹紹中嘗侍曹節從子也靈帝時為東郡太守建寧

中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郎中謝弼上封事左右惡

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紹忿疾於弼遂以它

罪收考掠案死獄中時人悼傷焉

段紀明為司隸校尉初蕪不韋父謙為李嵩掠死獄

中不韋既復嵩之仇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為郡五官

掾初弘農張真睦於蕪氏而紀明與嵩素善後真與

紀明有隙及紀明為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稱病

不詣紀明既積憤於真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嵩

事以為嵩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

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
不韋便可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
卽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蕪以是
衰破及紀明爲陽球所誅天下以爲蕪氏之報焉
侯參中嘗侍侯覽之兄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
誣以大罪皆誅之沒入其財

周紆爲齊相頗嚴酷顯任刑法坐殺無辜左轉博平
令

魏公孫度漢末爲玄菟郡吏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
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襄度
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是屬國公孫昭守襄
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吏收昭笞殺於襄平
而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
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
外故西河太守李敏 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其所
害乃將家屬入於海度怒掘其父塚剖棺焚尸誅其
宗族

晉顧壽交趾太守參弟也參卒壽求領州州人不聽
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

梁頌走得免起兵討擒之付壽母令鴆殺之

南齊謝淪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乃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登聞訢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謗橫劾爲劫一百七十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爲申理淪聞孝悌母訢乃啓度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淪官

後魏趙郡王謚爲岐州刺史孝明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使簡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而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謚召近州夫閉城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中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恟懼衆遂大呼屯門謚登樓毀梯以自固人士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靖馳驛喻之城人旣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謚州

趙邕爲幽州刺史在州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携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拷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訢寃臺遣中散大夫孫景安研簡事狀邕坐處死會赦得免

唐鄭式瞻爲衢州刺史初鹽鐵使李錡於衢州郎山

鑿銀式贖誣銀工杖殺十餘人人寃之

杜亞德宗時爲東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會賊發雒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於北部亞意其爲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寔按其事亞以爲不直密表陳之寔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爲功上表指明運盜之狀帝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侍御史李元素就決亞迎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誣奏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帝怒日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帝又曰且去元素復奏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帝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帝乃寤曰非卿孰能辯之後數月竟得真賊元素繇是爲時器重杜兼貞元中爲濠州刺史性浮險豪侈矜氣屬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鎡至軍郡刺史亦難於更代兼探上情遂練卒修武占召勁勇三千人以聞乃得自恣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密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使殺之賞進士擢第楚克公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一朝以無罪

受戮郡中股慄天下冤嘆之

李紳文宗開成中鎮維陽有顏氏女殊色為游客吳

湘所聘

吳湘即江都縣尉也與紳爭婚顏氏紳怒其無禮拾賍罪奏而殺之非游客也

紳屢

求之意欲遺李德裕為湘所拒乃誣以他罪害之顏

氏尋亦自裁

後唐韋堅知徐州事百姓楊知元詣闕訟堅知元割

耳稱冤堅賂權勢請知元歸本道推劾洎至枉殺之

憤痛之聲聞於遠邇

張全義為河南尹四十年少長軍中不明刑法立性

樸滯凡百姓有詞訟取先訴者得理以是人多屈濫

為時所非

周趙鳳為單州刺史鳳既剛忿不仁得位逾熾刑獄

之間猶為不道嘗斷殺賊丁鸞而納其室又民家女

趙哥者許嫁李誨未成婚鳳逼納之母楊辭以女許

嫁不可鳳叱之與三縑携之入第楊號泣告訴鳳怒

召李誨及行媒崔氏并楊氏三人俱決杖五十經兩

月餘楊氏又號於州門鳳出趙哥見楊子母俱鞭臂

十七仍配趙哥為州妓又鳳妻兄劉遷納州民馮氏

女為妾馮氏母詣州訟遷鳳召遷與馮氏母俱杖之

馮氏訴有娠鳳鞭背十七遞之外鎮又成武縣僧智

源弟子智在竊智源錢十八千告官勘鞠伏罪其弟
子誣師與尼姦械繫智源六十餘日湏令伏姦鞭脊
十七盡沒其資財又單州民張翰張珪姚誨等訴男
張弘滋等被趙鳳巡捕時拷捶令伏與賊通納賂方
免

譴讓

秦開郡縣之制漢重牧守之選崇其服章授以符契
自茲厥後其寄彌隆所以分字烝黎大暢王澤其有
馮朱旆之軾據黃堂之坐遐棄厥職罔思其憂忘卹
緯之義昧守噐之道奉制令而不謹決爰書而多誤
或異懦不事沉酒自安投刃乖方代庖違舊虧損於
儀序受譏於謠詠以致綱紀廢墜圖籍參互抱鼓競
發獄訟滋豐虧其治之規煩切責之詔既速官謗用
干刑書皆著於篇以警厥後云

漢嚴助武帝時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無善聲賜書

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日廬

勞侍從之事懷故土懷思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

南近諸越越種非一故言諸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

具以春秋對母以蘓秦從橫從音子容切助恐上書謝稱

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

帶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
僖公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日王者
無外此其言出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
何不能事母者

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舊法當使丞奉歲計
令躬自欲入奉也又

日最凡 詔許

吾丘壽王武帝時為東郡都尉是時軍旅數發年歲

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日子在朕前之時智畧

輻湊無方而室若車
輪之歸於轂也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

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郡守都尉皆二千石
以壽王為都尉不置

太守兼於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從音子
容切甚不稱

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曷言其狀復徵入為光祿大

夫侍中

黃柔武帝時為汝南太守坐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

免為鬼薪時並令以充賦而
汝南不奉詔令

公孫度武帝時為南陽太守坐詔徵鉅野令史成詣

公車度留不遣免為城旦

郝賢武帝時為上谷太守坐入戎卒財物計謾免上
財

物之計簿而
欺謾不實

公孫戎奴武帝時為上黨太守坐發兵擊匈奴不以

聞免

黃霸宣帝時為京兆尹坐發民治馳道不先聞又發

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關西人謂補滿為適馬効乏

軍興運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

其前

鮑宣為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郎欽奏宣行部乘傳

去法駕行音下更切 傳音張戀切駕一馬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

為眾所非宣坐免歸家

後漢王梁光武時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雒陽

城下東瀉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

梁慚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以梁前將兵征伐眾人

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愆迄

無成功旅眾也愆過也言眾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讟談者諠譁雖

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其以梁

為濟南太守

任延光武時為九真太守視事四年徵詣雒陽以病

稽留左轉睢陽令後為武威太守坐擅誅差不先上

左轉召陵令

謝庾吾章帝時為鉅鹿太守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

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

晉袁耽為歷陽太守成帝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

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

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

宋袁豹晉末爲丹陽尹坐使徒上錢降爲太尉諮議參軍

張永明帝時爲左將軍會稽太守有賓客謝方童阮項何達之等竊其權贓貨盈積方童等下獄死永乃降號冠軍將軍

檀韶爲瑯邪內史坐六門內乘輿白衣領職

蔡興宗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坐詣尚書切論以何始真爲諮議參軍初不被許後又重陳帝怒貶號平

西將軍

南齊王琨初仕宋明帝時爲吳郡太守坐在那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後爲會稽太守坐誤竟囚降號冠軍將軍

王倫之爲豫章太守武帝幸瑯邪城倫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

裴昭明明帝時爲廣陵太守帝以其在事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

後魏陳建文成帝時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帝以建

貪暴墮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

皮喜爲散騎嘗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

韓均獻文時爲冀州刺史都督定冀相三州軍事均懷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人姦逃者多徃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言後均所統劫盜頗起詔書誚讓之

王襲孝文時爲并州刺史車駕詣雒路幸其治民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帝聞而召問之對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准降號二等

元修義孝明時爲秦州刺史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塋陵城靈太后曰收塋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

元弼孝明時爲河東太守太原太守韓伯華爲弼所辱其姪子熙乃泣訴朝廷詔遣按簡弼遂大見詰讓隋梁彥光高祖開皇初爲相州刺史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帝聞而譴之

韋冲開皇中爲南寧州總管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高祖聞之大怒令蜀主

秀按其事益州太守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寬貸竟坐免官

長孫平開皇中爲相州刺史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爲鍪甲之象帝怒而免之

唐顧少連德宗時爲京兆尹京兆上言好時風雨雹傷夏麥幅員二十餘里帝命縣吏與品官同覆視不實詔罰少連已降有差

裴行立爲費州刺史憲宗元和四年閏三月勅行立違制書迂路詣觀察使宜罰一月俸料觀察使郗士美不舉奏罰一季俸

裴瑾爲金州刺史以上供違旨條限爲度支所奏罰一季俸料屬官免殿者八人

柳公綽爲湖南觀察使崔芑爲江南觀察使元和七年三月勅公綽崔芑所進絹等所司奏聞各有欠少事緣貢獻皆合精詳致使闕遺固非審慎柳公綽宜罰兩季俸料崔芑罰一季俸

袁滋爲襄州觀察使有李洪者嘗爲前觀察使于頔推官按罪深刻以奉頔之指使有小卒吏爲洪所鞠不勝其忿因抽佩刀以斫洪數瘡頔爲洪殺卒吏歸洪於汝州及頔坐事降責則洪之前過益彰旣配流

之出襄州軍吏謀劫洪以殺之滋知之慮其亂因杖洪十五而後上聞爲御史所舉罰一月俸料

李銛爲京兆尹坐縱獄罰一月俸初鄆縣人崔易簡與堂兄立數以財競他日陰使奴殺立而埋之有發其事者易簡博陵右族且多姻戚之援銛因其殺立而不使窮寃罰推官而杖其典及縣尉陳中師移攝法曹重按之帝命御史臺覆得其情且言奴殺立而易簡酬以錢帛具獄上奏故罰之

王遂爲鄧州刺史元和九年御史臺奏遂輒詣觀察使有違前後勅文遂坐罰一季俸

趙宗儒爲河中尹晉絳慈隰等節度觀察使元和九年赴鎮後擅用供軍錢八千貫坐罰一月俸

烏重喬令狐楚魏義通並爲懷州刺史穆宗長慶元年六月知懷州河南節度叅謀兼監察御史韋珩奏論當州元和九年秋至十四年夏准聖旨額外加徵弁節度使司簡見苗徵子及草等共計五百六十萬三千五百八十石束勅日前刺史烏重喬等並位居守土職在牧人加稅縱緣軍須豈得不先聞奏遇赦雖當原宥亦合量有科懲烏重喬令狐楚魏義通等宜各罰一月俸料知州官釋放

劉遵古爲京兆尹長慶二年六月詔曰遵古官守尹寺所寄非輕奏事之間先須據實關於詳審須示薄懲宜罰一月俸料遵古前奏于方等陰事及有詔獄遂令所由潛羅元稹私第爲稹所訴故坐罰

崔元畧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敬宗寶曆元年四月詔元畧宜削兼御史大夫元畧爲京兆尹誤用詔條畿內放錢萬七千貫侍御史蕭徹於閣門彈奏詔命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鞠其事不謬故有是命

殷侑爲江西觀察使寶曆二年三月侑上言請於洪州寶曆寺置僧尼戒壇勅殷侑故違制令擅置戒壇須示薄懲用警方任罰一季俸料其戒壇勅停

沈傳師爲江西觀察使文宗太和三年十月奏當道未具戒僧尼等願因降誕之月於當州開方等道場凡私度之人皆與正度詔曰不度僧尼累曾有勅傳師旣爲藩守合奉條詔誘致迷妄須示薄懲罰一月俸料戒僧勒停

陳君奕爲鳳翔節度使文宗開成元年九月己卯詔罰君奕兩月俸以舊制西藩非賀正賀冬繼好使臣不至論屈熱等不由三事而來節度使宜留之奏聽

朝旨君奕不遵舊制故有是罰

李穎爲鄭州刺史開成三年六月詔曰鄭州中牟縣私置壇場度僧一百六十人並仰勒歸色役其刺史李穎罰一季俸料攝縣令前管城縣令叔良停攝官仍殿本官兩選

鄭復爲京兆尹開成四年六月勅罰復攝祭在郊外信宿不辭臺丞御史中丞高元裕舉舊事以請故也裴弘泰爲鄭滑節度使開成四年十一月弘泰奏慶成節日放當州囚徒以資聖壽詔曰弘泰以慶成令節擅放累囚雖云竭誠且爲干禁恐開後例須示薄懲宜罰一月俸料

後唐孔知鄴明宗天成三年爲濮州刺史先爲船糧妄稱逃却人戶奉勅大駕省巡六師屯聚覽有司所奏慮軍食稍虧須議轉般然後供贍事非獲已理在權行而濮州地里匪遙戶民不少纔承旨命廣奏逋逃及降條流却申齊足頗驚聞聽猶涉因循蓋撫馭之無方致黎氓之暫惑旣乖體國何以濟時尚緣裝發已齊轉納將畢聊從薄罰以誠衆多孔知鄴罰一月俸

曹廷隱爲齊州防禦使天成三年以舉奏失實配流

永州

張進爲鄭州防禦使咸繼威爲副使明宗長興元年五月勅自張進等或位分符竹或職倅郡城殊乖警備之方致此斃戮之苦更容虛誑不戢元隨須舉憲章以爲懲戒宜勒停見任以盜掠城中居人故也藥縱之爲磁州刺史縱之迂踈在郡弛於撫馭每王人經繇傲睨不接藉藉言之歲餘罷之馮暉爲興州刺史未帝清泰初配同州衙前安置暉爲興州屯乾梁蜀人來侵暉自屯所奔歸鳳翔故有是責

康承詢爲丹州刺史清泰三年閏十一月停任配流鄧州時承詢奉詔率義軍赴延州義軍亂承詢奔鄜州故有是責

晉郭重義爲內園使留守維京高祖天福二年七月勅重義先因張從賓作亂之時收田承肇妻女入宅宜收身定罪以聞者詔決杖勒停所職

慕容彥超天福中爲濮州刺史違法配歛貸官麥造麴俵配部民及移典潁州爲濮民所訟詔下御史臺獄彥超伏罪漢祖鎮弁州上章救解朝廷不得已曲法減死配流房州

王徹爲懷州刺史天福中坐斷獄不平罰征馬十匹
陳延福爲房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爲民任行通所
論創置支計司廻圖錢物及改移市并未利下御史
臺鞠云其支計廻圖是本州舊事改移市并充公家
使用勅曰陳延福位居牧守首被訟論移市肆以創
廻圖已彰生事假役夫而科採捕猶驗擾人但以稱
贍本州云承累政雖除姦革弊全昧經心而案罪計
賊未明入已聊從懲罰用顯含洪宜罰征馬十匹放
周趙鳳爲單州刺史太祖廣順三年十二月御史臺
奏鳳在任日殘虐百姓非理科率十六事勅趙鳳驟
承委寄合稟憲章臨民不利於撫綏率性但聞於覓
暴泐淮巡寇當年之殘忍難名近郡頌條在任之貪
虐猶甚奪部民之妻女率州戶之資財招納賊徒搔
擾生聚爾不奉法國有嘗刑其趙鳳宜削奪在身官
爵賜自盡

石仁贊爲申州刺史世宗顯德五年十一月責授右
清道府率先是命諸道州府悉於京師創修邸院時
仁贊方爲郡守不時稟命故黜之

册府元龜

謹讓

卷之九百九十九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 戴國士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牧守部 三十

貪黷

夫天子所與其治者惟良二千石爾嗟呼風教陵遲
廉恥凋喪見得思義幾何人哉徇利之夫厚顏斯甚
荷折圭剖符之寵膺百城千里之寄而乃割剝萌庶
讐歛貨財見金而不見人知得而不知喪識多積之

册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九百九十九

可樂閭厚亡之難悔貫盈惡稔顛沛隨之故君子辭
富以求安知足以遠辱者豈徇名安節至性之所存
抑失身殄祀古人之攸戒也繇漢以來居長人之任
彰貪墨之迹者悉條著於篇云

漢居益昌嗣湘城侯

臣欽若等按南粵傳桂林監居翁注姓居名翁益昌即其子也

而功臣表云
監居翁誤也

為九真太守坐盜使人出買犀奴婢贓

百萬以上不道誅

陳咸為南陽太守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

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

調徒均切

奢侈玉食

玉食美食如玉

也

後漢歐陽歙自汝南太守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贓

罪千餘萬發覺下獄

羊元羣罷北海郡贓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

之以歸

溷軒廁至

侯參中嘗侍覽之兄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

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

奏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遠逢於旅舍閱參車三

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

韋毅為陳留太守桓帝延熹九年坐贓自殺

左昌為梁州刺史靈帝中平初北地羌胡與邊章等

寇亂隴右昌等因軍與斷盜數十萬斷謂割截漢陽長史

蓋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河陽以拒賊鋒河陽縣屬天水

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昌坐斷盜徵

晉石崇為荊州刺史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簡

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

孫盛為桓溫從事中郎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

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

溫賤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

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恠鳥

溫得盛賤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藉檻車收盛到

州捨而不罪

周仲孫為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

後秦周班為姚興始平太守以贖貨誅於是郡國肅

然

北涼隗仁為沮渠蒙遜高昌太守為政有威惠之稱

然頗以愛財為失

宋劉式之為宣城淮南二太守在任贓貨狼藉揚州

刺史王弘遣從事簡較從事呼攝吏民欲加辨覆式

之召從事謂日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

微介偷數百萬錢何有况不偷耶吏民及文書不可

得從事還具白弘弘曰劉式之便如此亦可錄此得停

裴方明爲潁川南平昌太守皆坐贓私免官

蕭叔度爲廣州刺史在任四年廣營資貨賄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

劉道錫爲廣州刺史坐貪縱過度自叔治中荀齊文垂死乘輿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爲有司所糾值赦徵又以赦後餘贓收下廷尉被宥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

桓閔爲交州刺史閔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閔還至南州值明帝卽位擁南資爲富人後爲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州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閔至都詣廷尉自薄先詔獄官留閔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賣罪謂之賧時人謂閔被賧刺史南齊崔慧景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蓄聚多獲珍貨

王洪範爲魯郡太守多取贓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
奔建鄴

梁王筠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屬兩舫他
物稱是爲有司奏不調累年

江祿爲武寧郡守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迤
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維鐘東應者也
湘東王恨之旣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
蕭恭爲雍州刺史武帝以雍爲邊鎮運數州粟以實
儲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恭與籤陳保印侵刻
百姓爲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左都朝謁
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爲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
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
東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

爲湘州刺史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
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

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
隄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
民頗厭之

蔡樽爲臨海太守百姓楊元孫以婢採蘭時與同里
黃權約生子酌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

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樽判還本主吳能為卒賂樽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搗登聞鼓訟之為有司所劾時樽已去郡雖不坐而嘗以為耻

陳庾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為山盜所劫幽執十旬文帝遣劉澄討平之乃獲免

後魏元志為揚州刺史耽好聲妓後為雍州刺史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

元仲景為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作一臺府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

元汎字普安為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

元誕為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為婦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惟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到來一家未得二斗錢何得言貪耶為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

武昌王鑒為齊州刺史兄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為妻曹氏年齒已長携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

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藉齊人苦之鑒治名大損

鄧羨爲東魏郡太守兼齊州長史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清勤著稱齊人懷其恩德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受民吏送遺頗以此爲損後爲郢州刺史鍾羨陽在州銳於聚斂又納賄於于忠徵爲給事黃門侍郎

王雲爲兗州刺史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桂受財貨又取官絹因染割易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

寇臻爲弘農太守坐受賂爲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寇治臻之子也爲河州刺史在任數年城民詣都列其貪狀十六條會赦免

崔康爲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爲清論所鄙

鄭羲爲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多有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恡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醬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知糾羲子懿爲齊州刺史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羲然後取百姓猶思之羲兄洞林爲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洞林兄子平城爲東平太守性清狂使酒爲政貪殘平城子伯猷爲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恡妻安豐王元延明女

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濶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
乃誣陷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
夫妻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
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誠厲朝
士嘗以伯猷及崔叔仁爲喻

鄭雲字道漢歷鴈門濮陽二郡貪穢狼藉以納賄爲
事

劉騰爲安州刺史坐選舉受財爲御史所糾因暴病
卒

趙超宗爲汝南太守多所受納徙河東太守卒官超
宗長子叔隆爲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爲
事

薛道次爲秦州刺史帶隴西太守後爲滎陽太守遷
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於司空劉騰以
求羨官未得而騰死

高雙爲清河太守贖貨將刑在市遇赦免後爲太尉
史俄出爲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既納貨高肇
復起爲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
未幾而卒

李遷哲崇之子也崇性好財貨家資巨萬營求不息

遷哲爲相州刺史亦無清名鄴雜市廛收檀其利時論所鄙遷哲初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典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嘗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罪過

張纂爲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

傅敬和豎眼之子豎眼前爲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復以敬和爲益州聚歛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

崔延治爲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李子貞爲兖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賈智爲滄州刺史貪縱甚爲民害

李洪之爲秦益二州刺史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鎖洪之赴京孝文臨太華庭集羣官有司奏洪之受賊狼藉又以酷暴孝文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

高遵爲齊州刺史選召寮吏多所取納又其妻胡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孝文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

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謂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恣又虐於刑法自謂何如齊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維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州遵以道登荷寵於帝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咨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維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

安樂王長樂爲定州刺史多不奉法以貪暴徵詣京師子銓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許彥自散騎嘗侍出爲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之罪也

崔暹爲南兖州刺史盜官瓦贓汙狼藉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卽真坐遣子折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悛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

胡泥爲定州刺史以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張赦提爲幽州刺史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訪牧守

政績真香驗按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爲大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不爲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今爲臺使心脇前事故威逼部下考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

北齊元垣爲冀州刺史專務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稅外別先青絹五疋然後爲受

王則爲雒州刺史性貪恣在州取受非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茲時世號阿陽錢皆出其家後爲徐州刺史取受狼藉鎖送晉陽文襄恕其罪

嘗山王演孫彥道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段孝言爲齊州刺史以贓賄爲御史所劾遇赦免可朱渾元爲并州刺史以貪汙劾特見原

斛律武都爲梁兗二州刺史所在並無政績惟事聚斂侵漁百姓

司馬消難爲北豫州刺史鎮武牢消難博涉史傳有風神然不能廉潔在州爲御史所劾

張保錐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在州聚斂免官削奪王爵

任胃爲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尋以贓汙爲有司所劾

庫狄伏連爲鄭州刺史鄙恇愚狠無治民政術及居州任專事聚斂

薛修義爲齊州刺史以贖貨除名

堯傑爲南兗州刺史多所取受然性果決吏民畏之封延之爲青州刺史好財利在州多所受納

盧勇爲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後行梁州事除

散騎嘗侍爲夏陽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送梁州窮治未竟遇疾卒於禁所

王紘爲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

韓軌爲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爲御史糾劾削除官爵廣陽王深爲鎮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爲嘗深子湛孝靜初爲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

崔叔仁爲潁州刺史以貪黷爲御史所劾與中賜死於宅

崔季叔爲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平市亦有贓賄事
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

隋靈賁爲齊州刺史民饑穀米踊貴閉人糴而自糴
之坐是除名

張威爲青州總管在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
蘆荻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帝深加譴責坐廢於家
王仁恭爲馬邑太守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餒道路隔
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賑恤
百姓

唐席辨貞觀中爲滄州刺史辨雖有幹畧而性貪鄙
時所部長蘆令李太辨恣行侵奪賄賂盈門按察旣
知屢加諂讓大辨懼求媚於辨送縑二百疋羅三十
疋以遺之辨遂納之反加顧遇事發詔朝集便臨觀
而戮之大辨亦伏法

李敬業爲眉州刺史中宗嗣聖元年坐贓貶授柳州
司馬

左感意爲廓州刺史開元二年坐贓杖殺

張嘉貞開元初爲定州刺史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
嘉貞自爲其文乃書於治其碑用白石爲文素質黑
文甚爲奇麗先是嶽廟爲遠近祈賽有錢百萬嘉貞

册府元龜 貪贖 卷之七

自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
蕭執珪爲嵐州刺史盧季珣爲復州刺史崔憬爲銀
州刺史開元八年並坐貶詔曰先王制法度立師長
將以爲理也夫刺史者受方岳之寄爲吏人之表以
宣法則以樹風教故得人則河潤九里京師蒙其福
非才則庶流百城黎庶受其害所以漢宣云與我共
理者其惟良二千石歟中大夫前守嵐州刺史蕭執
珪通議大夫前守復州刺史盧季珣中散大夫前守
銀州刺史崔憬等各藉階資謬居藩牧不率法度情
匪在公憑此尸素贖其貨賄豈有奉條察之委居道
化之先顯利無厭貪以敗類固上行而下焚豈澄源
以正本有觀面目實虧風憲雖罪無所漏已寘刑章
而情願難容宜從遠謫執珪宜除名配隸營府卽差
使所在馳驛領送至彼不得東西季珣可恩州司馬
憬可施州司馬并員外置同正員卽發遣赴任仍頒
於郡國以勵在官

崔軼爲河南尹開元八年貶代州都督受賄故也

李邕爲陳州刺史開元十三年車駕東封迴邕於汴
州謁見獻詞賦甚稱旨頗自矜銜中書令張說甚惡
之俄而陳州賊濫事發下獄鞠訊罪當死許州人孔

彰上書救之請以身代邕罪疏奏會赦減死貶爲欽州遵化縣尉彰亦配嶺南

盧暉爲魏州刺史開元二十九年坐贓詔云暉素是妄庸幸承資地早升清列爰典大藩不能勵彼公心少申答効而咨其鄙識莫顧廉隅贖貨無厭蠹政斯甚或增加賦歛或減截官錢入已之贓六百餘貫此外所犯數倍於茲况又役使人工殆三十萬復有何要輒化爲勞慢法徇私觸類非一朕志存撫育情切好生特寬斧鑕之誅俾從流放之典可長流富州百姓與朕共理伊邇列城自頃以來每加優異凡在遠近固合周知豈有受恩而不盡節炤鑒若此咸宜勉之無或效尤自投於網

王琚爲鄴郡太守天寶五載坐贓詔云琚久經任使歷典藩條恃朝廷之見寬冒憲法而無憚凡所蒞職罕著善聲自頃移官益彰喧訟志由貪敗政以賄成所犯贓私動盈千計正名論罪合宜流刑宥過推恩猶從貶任可江華郡司馬員外置

劉巨鱗爲南海太守克嶺南五府經畧採訪處置等使坐贓下獄死

李宓爲雲南太守犯贓貶爲灃陽郡慈利縣丞員外

置

韋陟爲河東太守天寶十三年貶爲臨賀郡桂嶺縣尉員外置仍馳驛發遣陟天寶初自吏部侍郎出爲襄陽鍾離義陽三郡太守楊國忠專政徵爲河東太守本道採訪使陟以名位素著怏怏久失職及臨關輔莫有任用而性頗侈豪所蒞不修清廉之操遂恣其利欲盛以河東土物入饋權要爲部人所發詔下御史訊鞠陟時朝謁在華清宮惶怖不安乃厚遺御史中丞吉溫求救於祿山事泄爲國忠奏貶溫亦坐貶澧州長史

李巨肅宗乾元初爲河南尹於城市橋梁出入車牛皆稅錢以供國用頗有乾沒士庶怨之後與妃張氏不睦張氏卽皇后從父妹宗正卿李遵構之發其賊貶爲遂州刺史

張萬頃爲廣州刺史上元二年以賊貶巫州龍標縣尉員外置長任

李鼎自鳳翔入爲衛尉卿寶慶六年貶爲思州長史員外置坐賊也鼎守鳳翔以賄聞雖去職姦狀皆露旣行賜死於路

李佚爲宣州刺史代宗永泰二年坐賊二十四萬集

衆杖殺籍沒其家

黎幹大曆八年復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幹自以爲得志無心內理貪暴益甚徇於財色

薛邕爲宣州刺史德宗建中初盜官貨計錢萬萬殿中侍御史員寓因私憾而奏舉之故貶官無幾又配流象州

崔穆爲黔中觀察使貞元十一年部人告穆賊二十七萬貫及他犯遣監察御史李直方往州覆按

劉贇貞元十二年爲宣州刺史天下殷贍處也贇厚歛殖貨以務貢獻用求恩寵又不訓子弟童稚者便以驕傲爲事

路怵爲涪州刺史貞元十四年以賊追奪兩官仍勿齒三五年

陽履爲永州刺史貞元十六年觀察使呂渭奏履犯贓令三司使推鞠履又表自言當州營備錢物上獻爲觀察使所鞠按令中使王文湊就州取履至京師三司使訊其所妄破用履云市馬進訖及訊其馬於何人處買及價直齒歲履答狀馬主東西南北貴公子也今不知所在言馬齒歲按禮經齒路馬者當誅今不敢言其他狀款多如此類德宗悅其進奉之言

不責也但令免官而已

鄭式瞻爲衢州刺史貞元十七年死於州獄初鹽鐵使李錡於衢州卽山鑿銀式瞻誣銀工杖殺十餘人怨之觀察使舉奏發御史就鞠之坐贓二千貫笞四十流崖州詔未至而死

張登爲漳州刺史貞元十七年死於州獄登暴狼貪冒擅賦百姓沒買州人爲奴婢者三十人姦亂禪將家財非一其不堪有縊死者部人蔡化訴於闕下詔命就鞠遂幽死

陳審爲明州刺史貞元十九年坐贓配流崖州

臧渙爲韶州刺史元和四年以賄聞貶賀州司馬

王仲周爲明州刺史元和四年坐贓貶韶州司戶

劉文翼爲瀘州刺史元和四年坐贓貶爲崖州登邁縣尉

陳當爲榮州刺史元和五年貶爲羅州吳川縣尉以坐贓故也

張恣爲將作少監元和五年貶爲朗州長史恣前爲蘄州刺史坐贓爲觀察使郗士美所奏

李少和前爲江西觀察使元和七年勅曰李少和職奉察廉迹乖周慎除替已後猶取公錢或交換未填

或轉移私費今除已填納贓數外尚欠三千七百餘貫身已淪沒不可徵收宜放免

李宙為丹王府長史元和七年以前任復州刺史坐贓貶為賀州司戶參軍

孟嘗謙為安州刺史元和八年坐在郡貪濁弋獵擾人貶柳州司馬

李將順為袁州刺史元和九年坐以官錢貿易以求利且擅興工役貶循州司戶參軍

李彥輔為簡州刺史元和十年坐贓貶韶州司馬龐說為忠州刺史元和十年貶為端州司戶說嘗改

易其州庫門以內向用便過貨故及貶

馬平陽為憂州刺史元和十年以貪虐貶為韶州司戶

夏侯至為汴州刺史元和十年以貪虐貶潮州司戶

李逢為台州刺史元和十二年坐贓貶康州司戶參軍

啖異為集州刺史元和十二年坐贓貶封州司戶參軍

崔祝為鄭州刺史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祝坐贓三萬餘貫勅崔祝抵犯刑章宜加貶逐緣其身居憂服

未可授官宜且於康州安置待服滿日處分其贓充進助者仍令度支收管本道觀察使覺察不早特宜釋放祝於當州顧召行營車除充佑給付又擅出州倉粟麥貴貨之以利入已及觀察使舉聞發御史按之乃以助軍進奉爲名晝夜促進祝父老病聞御史按祝竟以憂死祝旣除名所至遲留又錮身配流康州

第五申爲資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坐贓貶連州司馬崔勵爲邛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坐贓決杖流驩州宋君平爲涪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坐贓削官一任

楊朗爲鄱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坐贓削官一任徵十斤銅

唐慶前爲壽州刺史長慶四年刺史楊歸厚告論慶違赦勅科配百姓稅錢及破用官庫錢物等事慶犯正入已贓四千七百餘貫勅唐慶入已贓僅五千貫據罪定刑實難全宥但以惟新之日政務從寬要示含容俾從流宥宜除名長流崖州

李彤自鄧州刺史入爲司農少卿長慶四年貶吉州司馬員外同正彤前在鄧州坐贓錢百餘萬仍自刻石紀功號爲善政碑觀察使柳公綽以事聞故有是

命

元稹以穆宗長慶中爲浙東觀察使旣放意娛游稍不修邊幅以贖貨聞於時

梁張思慎爲蔡州刺史以貪貨大失民情

後唐李存儒爲衛州刺史爲梁將段凝所陷存儒恭御無術誅歛州民防城之卒皆徵月課縱其歸去段凝知其若此夜渡舟師詰旦登城存儒不之覺

李鄴爲亳州刺史明宗天成二年詔配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盡鄴爲政貪汙有奴爲人轉金與廻公道奴匿其金鄴知遂殺之其家人上論訴其私事遂

伏法

成景弘爲曹州刺史受倉吏百緡天成三年七月勅成景弘位列百城秩膺八命在旌旃而甚至於委任以非輕所宜均我詔條副余優寄而乃罔遵夔憲輒恣貪求差廩吏以非公取貨財而潤已纔行鞠勘果伏罪尤宜行竄逐之文以示澄清之道可貶綏州司戶參軍續勅長流宥州

韓知章爲漢州刺史天成四年以在任日恣誅求達於聖聰勒歸私第

盧質爲滄州節度使長興四年奏薦滄景觀察判官

勦詔雪得寃獄乞行恩獎詔父名儒滄州市井之富民也家財鉅萬前後鎮帥無不受其賂者先是應聖節勦儒來朝帝見之於後樓下儒因言其子詔爲本道觀察判官月限已滿乞量留一年帝卽從之又薦押牙郝寓帝曰寓乃何人朝廷事有大臣朕不自由爾無宜多言也詔商販之子不數年至本州從事質書生備位廉察而受賂薦許人士醜之

晉李彥珣爲坊州刺史高祖天福五年十二月犯枉法贓特勅免官彥珣从臨翟道苛暴不法結怨所部宜君縣民唐璘與李婦爭田彥珣納賄數十萬曲斷其事故李婦詣御史府上訴按詰伏罪法寺詳斷以以奏勅曰李彥珣頃委分符不能求瘼旣受贓而在法合准律以定刑特與含弘聊示懲戒宜奪一任官送虢州收管

周安審信歷許兗二鎮所至以聚斂爲務民甚苦之葉仁魯爲萊州刺史貪暴特甚吏民不勝其苦受代日遁離本州及爲部民所訟下獄鞠之仁魯伏罪贓汗狼藉

趙鳳爲單州刺史以進奉南郊爲民率斂部民財貨爲人所訟

張順爲楚州刺史顯德五年十二月己丑賜死於都城外順發身戎伍累遷虎捷廂主歷登汝楚三州防禦使在楚州日嘗隱落下摧稅錢五十餘萬官庫絲綿二千餘兩及縱其部下擾民民甚苦之爲轉運判官馮瓚所奏下御史府訊之得實故寘於法焉